

# 交易冠军

Pit Bull: Lessons from Wall Street's Champion Day Trader

现代版《股票作手回忆录》

(美) 马丁·舒华兹 (Martin Schwartz) 著

一个天才  
操盘手  
的自白

新  
知  
识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易冠军：一个天才操盘手的自白 / (美)舒华兹著；王正林，王权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006-8838-9

I.交... II.①舒... ②王... ③王... III.股票—证券投资经验—美国

IV.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8453 号

Pit Bull by Martin Schwartz with Dave Morine and Paul Flint

Copyright © 1998 by Martin Schwartz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rtin Schwartz c/o Levine Greenberg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9 by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交易冠军：一个天才操盘手的自白

作者：[美]马丁·舒华兹

译者：王正林 王权

责任编辑：周习华

美术编辑：张 建

出 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 行：北京中青文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010-65516873 / 65511270

网 址：www.cyb.com.cn

制 作：中青文制作中心

印 刷：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次：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1060 1/16

字 数：287千字

印 张：16

书 号：ISBN 978-7-5006-8838-9

定 价：32.00元

我社将与版权执法机关配合严厉打击盗印、盗版活动，敬请广大读者协助举报，经查实将给予举报者重奖。

举报电话：

北京市版权局版权执法处

010-64081804

中国青年出版社

010-65516873

010-65511270

中青版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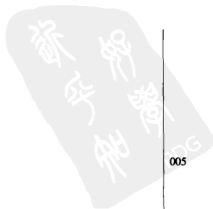
- 推荐序 007
- 致 谢 009
1. 操盘手处子秀：三天的过山车 011
- 第一日 011
- 第二日 018
- 第三日 020
- 【心法1】冷静客观，理性心态 022
2. 操盘手计划出炉：人生大转折 025
- 该计划了 025
- 5大步骤 027
- 说干就干 030
- 【心法2】积累资金，先求保本 035
3. 在赌博中成长：市场如赌场 039
- 天生的赌徒 039
- 欧洲赌博之旅 041
- 拉斯维加斯就是天堂 043
- 我还赌球和赌马 044
- 天堂岛觉醒 048
- 【心法3】戒除赌性，自律投资 049
4. 分析师生涯沉浮：江湖险恶 051
- 毕业站稳华尔街 052
- 跳槽加薪 054



- 研究报告风波 057
- 28岁吃救济金 062
- 【心法4】内幕消息,不可依赖 065
5. 情迷黄金:骨子里的东西 067
- 偶像金手指 068
- 爷爷和金币 069
- 金手指马丁 071
- 【心法5】危急关头,立即行动 073
6. 期指大行家:运气还是智慧? 077
- 期货市场的变迁 077
- 试水标准·普尔期指 080
- 一招鲜快速致富 084
- 【心法6】顺势而为,主动应对 088
7. 百万亏损之后:知耻后勇 091
- 志得意满 092
- 盘整期来临 093
- 我史上最糟的一天 095
- 本来就应该这么棒 098
- 【心法7】连亏状态,暂时退场 100
8. 勇夺投资总冠军:这一路走来 103
- 为我而办的比赛 104
- 波澜不惊夺冠 106
- 复出再度卫冕 109
- 【心法8】设立止损,切实执行 110
9. 期货市场:想说爱你不容易 113
- 购置新公寓 114
- 期货交易的陷阱 116
- 遭遇清算公司危机 119
- 【心法9】忠实自己,坚持自己 121



10. 玩票艺术品收藏：刺激的拍卖交易 129
- 钟情印象派画作 130
  - 拍卖会前的准备 131
  - 紧张而理智的拍卖 135
  - 后话 139
  - 【心法 10】有备而来，切勿盲目 140
11. 崩盘大逃亡：惊心动魄的一周 143
- 黑色星期一 144
  - 从银行取出黄金 146
  - 惊魂未定 150
  - 直觉助我大逆转 151
  - 【心法 11】看淡权威，相信市场 154
12. 给期货公司操盘：短暂的一站 157
- 操盘手群英会 159
  - 高调加盟 160
  - 天外有天 162
  - 语惊四座 163
  - 【心法 12】披沙拣金，把握资讯 165
13. 创立基金：我的操作我做主 169
- 下定决心 169
  - 积极筹备 171
  - 募资之旅 172
14. 操作自己的基金：看上去很美 179
- 棘手的三大问题 179
  - 勉强打平 182
  - 努力改善业绩 184
  - 【心法 13】抛开情谊，客观决策 187
15. 病床上的操盘：斗士还是奴隶 189
- 心力交瘁 190
  - 住院期间买进 193



- 凌晨紧急手术 194
- 手术后的操盘 197
- 大梦方醒 200
- 【心法 14】化解压力,平衡心态 201
- 16. 我的沙漠风暴:期货债券双剑齐发 205
  - 临战准备 207
  - 像陆战队员一样战斗 210
  - 大获全胜 213
  - 【心法 15】虚心若愚,少说多干 216
- 17. 别了华尔街:一生中最棒的交易 219
  - 冲动的惩罚 220
  - 积重难返 224
  - 跟华尔街说再见 227
  - 天生操盘手 229
- 18. 操盘手的必修课:成功交易跟我学 231
  - 方法论 231
  - 操作工具 233
  - 市场分析 234
  - 跟趋势做朋友 237
  - 操作股票 240
  - 操作期货 243
  - 对付程序化交易 244
  - 交易小窍门 245
  - 自尊心 250
  - 我的一天 250



## 推荐序

专业交易者的生活往往是充满压力和痛苦的，但其中可能带来的回报也是巨大的，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者更是如此。对于如何获利，一般人往往关注于其中的“技术”，但事实上，专长于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的人不在少数，而能够成为像马丁·舒华兹这种“冠军交易员”的却寥寥无几。这证明，成功的金融交易，绝不是仅靠机械性的技术指标，或者对财务报表的深入研究就可以做到，交易者的观念和心态才是左右成败的关键。

随着价格的上腾下落，每个交易者的心理状况和判断力都会跟着此起彼伏，但是，只有理性而自制力强的交易者，才能处变不惊、控制风险、赚多赔少，而多数人往往是被心理情绪左右，非理性地入场、出场，最终以亏损收场。因此，专业交易者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了解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训练坚强的意志。市面上关于股票分析的书籍汗牛充栋，但是深入探讨交易心态的优秀著作屈指可数，我相信每一位有志于交易的朋友都可以从这本马丁·舒华兹的自传中获得启迪，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汲取经验。

通读本书，我深感金融交易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交易是一种“游戏”，也可以称之为博弈或者赌博，成功的交易者不会将盈亏与实际的购买力挂钩，他们追求的是在这种智力游戏中获胜的喜悦和满足感。游戏的心态可以使你更加客观、更加理性地来看待市场，而更重要的是，赌博与交易的原理是相通的。沃伦·巴菲特喜欢打牌，他深谙打牌与交易有共通的博弈原理。他说，如果牌过三巡，你还不知道牌桌上谁是傻瓜，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曾经打败赌场的数学教授爱德华·索普同样是此中高手，他将战胜赌场的财富公式引入股市，获得了超过巴菲特的长期投资收益。无独有偶，本书的作者赌性超强，除沉迷赌场外，他还酷爱赌马、赌足球，1967年大学毕业就去欧洲赌场来了一趟赌博之旅，独特的赌场经历使他顿悟——市场如赌场，只要能获得超过赌场的胜率，并且合理分配资金，控



制住下行风险,那么久赌必赢。

交易是种游戏,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玩好这场游戏,只有勇敢的交易者才能从中胜出。人都有固有的弱点,贪婪、恐惧、懒惰、经不起挫折等等,每种弱点都会减少你的平均回报率。舒华兹一再强调的“反市场心理”,就是要与市场大众“逆向思考”,利用一般投资者的各种行为偏差来获利,而要达到这一步,首要的就是勇敢克服自己的弱点。很多人认为投资靠天赋,但实际上很多大师的成功之路都只有一条,那就是勤奋。比如彼得·林奇,他的勤奋有口皆碑:一年要走访 500 到 600 家公司,每天 6 点就去办公室,晚上 7 点多才回家,路上的时间都是在阅读,而且每天午餐时都会跟一家公司洽谈。马丁·舒华兹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每天晨起花 10 分钟读完《华尔街日报》,然后花 14 个小时研究趋势走向,就连和家人度假也盯着电脑屏幕不放,猛打电话下单。直到他的健康开始出现问题,才只好结束基金运作。这位顶尖操盘手告诉我们,事前的充分准备绝对是值得的,它可以让你得到回报,比其他玩家知道更多。好比赌马,他会去研究马的跑姿、研究训练师,把骑师的状况制表研究,再进一步了解马场跑道状况,注意马匹血统是否纯正,最近一次比赛结果如何等等。他告诉我们,不做功课,想要不劳而获的机会微乎其微。

同样,正是凭着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马丁·舒华兹为我们奉献了本书,让我们看到其传奇的操盘生涯!

黄栋

东方证券研究所资深分析师



## 致 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给予了我无尽的支持和鼓励。感谢父母，他们做出巨大牺牲，给我提供了一个充满爱与忠诚的家庭环境，并让我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感谢哥哥盖瑞，他花了大量时间教我做一名更好的运动员，并完善自己的人生。感谢爷爷帕比·斯内德，他是乐观主义的现实缩影，并且遗传给了我这一优良的传统，让我得以延续家族的“传奇”。感谢老婆奥黛丽，她是我们家的支柱，拥有伟大的人性智慧。感谢我的孩子史黛西和鲍伊，他们让我知道做一个好爸爸是多么艰难，但同时又是多么值得的一件事。

感谢戴夫·莫林，他发挥出了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技能，带领我完成这本书。感谢鲁丝·莫林不断给我以鼓励。感谢保罗·弗林特用他非凡的智慧和幽默感给我启迪——“一日陆战队员，终生陆战队员”<sup>①</sup>，永远忠诚。感谢我的经纪人吉姆·列文，也是我在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特校区的同班同学及好友，他提供了耐心的指导和专业的技能。感谢摩根·麦肯尼，我最优秀的助理，她在帮助我完成本书最后一章时，展现了无比旺盛的精力和干劲。感谢哈珀商业出版公司全体职员对本书所提供的协助，你们都是一流的。感谢艾德里安·扎克赫姆对一个首次出书的人无比信任，并且监督和指导整个出版流程。感谢戴夫·康提展现出的优秀编辑能力，他的建议使得这本书更趋完善。感谢丽莎·伯考维茨的营销技能和促销网络。感谢珍妮特·德瑞、莫琳·凯莉，以及艾美·兰博使本书的出版更为顺利。

最后我更要感谢那些想不起名字的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他们教会了我很多好的经验，或者让我记住了一些教训，使我能够勇往直前，不断成长。

注 释：

① 一日陆战队员，终身陆战队员(Once a Marine, Always a Marine)，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格言，其座右铭之一是“永远忠诚”，这就是说对海军陆战队和受领的任务都是绝对忠诚的。



# 操盘手处子秀

## 三天的过山车

“3 块就买 10 张,3 块就买 10 张,3 块就买 10 张。”<sup>①</sup>这句话好像金箍咒一样,在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紧张复述。如果美莎石油<sup>®</sup>的股价降到 62 $\frac{1}{2}$  美元<sup>®</sup>的话,我准备以每张 300 美元的价格,买进 10 张 10 月份到期、执行价<sup>®</sup>为 65 美元的看涨期权<sup>®</sup>。每张看涨期权赋予我从现在起到 10 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之间,以 65 美元的执行价买进 100 股的美莎石油股票的权利。

这笔交易将会是我在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场内所做的第一笔交易。我心里怕得要命,生怕自己把这笔交易给搞砸了,也担心自己不能像其他交易员那样顺利完成交易。

上面那一幕是 1979 年 8 月 13 日,一个周一的早晨,我所经历的。

### 第一日

距离华尔街不远的特尼地广场上,坐落着美国证券交易所,早晨的广场上挤满了西装革履、前去上班的人。纽约的金融市场正迎来崭新的又一天。我站在门牌号为 86 号的建筑物入口前,深吸一口气,拿出我的人场胸卡,第一次走进了那扇写着“会员专用”的大门。保安看了一下我的胸卡,上面写着“马丁·舒华兹公

司,945号”,对我点了点头道了声“早安”,就让我进去了。

我走下楼梯到衣帽间去,许多会员手里拿着他们脱下来的运动夹克,在柜台前排队,等候换成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蓝色工作服。由于我是第一天来,所以还没有自己的工作服,只好向服务员乔伊·迪自我介绍,说出我的会员号码才领了一件。我穿上工作服,别起胸卡,确认自己带了笔。其他人都换上轻质橡胶底鞋,把原来穿的皮鞋都塞进靠墙的方型小柜子中。我找不到座位,于是决定等一会再换鞋,心里并不着急,因为不用担心没有轻质橡胶底鞋可换。

我走上楼梯到会员休息室等待开盘,一进门,里面烟雾缭绕,都是从烟斗里飘出来的,这与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学生俱乐部大不相同,那里的都是卷烟里飘出来的;家具倒不咋地,用的便宜的瑞加海德革<sup>®</sup>,而非昂贵的真皮;会员大部分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而非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就算有,也都不是读过什么好学校的人。这些家伙全都是金融界的二流人物,场外交易者<sup>①</sup>那路的人。

我自己动手沏了一杯茶,走进交易场内。早上的阳光从远处一面墙上的无数个窗户中折射进来。交易场真大,约有四分之三个足球场大小,而且足有五层楼高,设计得好像一座室内的跳蚤市场。场中的几名作价员<sup>®</sup>,一个昵称叫七仔,另外两个是弗兰尼·桑坦吉罗和东尼,全都坐在交易区内的马蹄型的吧台椅上,翻阅着手中的客户交易指令。在交易场中有许多不同的鸽子笼似的交易区,以供各种股票以及不同到期日、执行价的期权交易使用。一般的交易者或经纪商也在四处游走,手里拿着笔和纸,随时准备在开盘后进场买卖。

在交易场三面墙的上方,一层层阶梯式的小隔间里坐着经纪商的场内代表,他们查看着自己的电话,并指挥场内的跑单员。在比较接近交易场那一个区里,有不少参观者正等着登记,以便进入参观区。场中有一些巨大的罗马式石柱,上面刻着一只牛和一只熊,相互对立。高处有一个沿墙而造的大型跑马灯式报价屏,底下显示着股票价格,上方则播放着道琼斯提供的即时市场新闻。虽然还未开盘,但场内所有人的眼睛都开始四处张望,找寻市场报价或任何能让自己占到一点优势的信息。

十点整,开盘钟声响起,每个人都动了起来。这场景好似赛马群冲出起跑线,而现在,我也身在其中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远处的美莎期权交易区,有一小群交易员围着作价员七仔吵个不停。所谓的作价员就是在股票或期权交易所中,负责保持市场交易顺利通畅的人。身为美莎期权的作价员,七仔的职责是提供经纪商的买进与卖出的报价,同时也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在他不停的协调下,市

场中的供需双方达成一致,最后产生成交价。

“七仔,”一位美林证券经纪商手拿客户委托单,从拥挤的人群中嚷道,“10月到期、执行价为65美元的美莎看涨期权,现在价钱多少?”

“3块对3¼块,50张封顶!”我不得不好好想一下他这句话的意思。七仔是说,他可以在报价3美元买进最多50张以上的10月到期、执行价为65美元的美莎看涨期权,同时可以在报价3¼美元卖出最多50张同样的看涨期权。既然每一张看涨期权代表100股,那意味着我可以用每张325美元买进最多50张美莎看涨期权。这种美式的看涨期权让我可以从现在到10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之间,随时以每股65美元的价格买进美莎普通股100股。在那之前,我赌美莎的股价会一路走高,从而使我的看涨期权增值。但是我觉得3¼美元太贵了,我只想在报价掉到3美元时买10张,所以我脑子里一直回荡着“3块就买10张!3块就买10张!”

“3¼块买10张!”美林证券那个伙计喊着。

“卖了!”一个来自哈顿公司的交易员卖了10张给美林证券交易员。如果他没这么做,身为作价员的七仔也可以直接卖给买进者,或是把自己的买价提高到3¼美元。我真希望我能赶快跟上脚步,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报价屏,美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以62¼开盘。我努力朝前挤,向前缓慢移动,希望能在交易员中抢到好一点的位子。七仔的耳朵上挂着连接电话的耳机,他正在收听美莎股票在纽约证交所的股价。

价格一跳,他头顶的屏幕报价变成了62½。

人群热闹起来,美莎的股价开始动了。“3块就买10张,3块就买10张,”我喃喃自语。清了清喉咙后,我说,“嘿,七仔。你在3块要卖出多少张10月到期、执行价65美元的美莎期权?”

“3块卖出30张,新手。”

“3块买进20张!”我身旁的一个人高喊。

七仔答道:“3块卖出20张!”

“现在你3块还有几张?”我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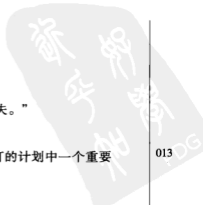
“3块10张。”

“哦……我……哦……”

“你要干嘛,新手?是要交易吗?要不然就在我面前消失。”

在这里就是这样,要么交易,要么消失。

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买下一个会员席位,是我一年前制订的计划中一个重要



的里程碑，这个计划是我和奥黛丽结婚后决定的。和我认识的其他女人不同，奥黛丽一方面认为我极具潜力，另一方面，她也很清楚，我过去 20 年都浪费了。“你已经 34 岁了，而且你一直都希望自己工作，”她告诉我，“把交易当做你的目标，然后努力去做。你拥有好的学历，这是别人无法夺走的。你最坏的状况顶多是破产，如果真那么不走运，你还可以重操旧业，做证券分析师。”

市场正在波动，交易场的人挤得更紧了，嘈杂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七仔的电话挂在耳朵上，随时准备改变买价。如果我判断没错，他正要把价格抬高，而我马上要丧失这次交易机会了。

“3 块买进 10 张！”我尖声大叫。

“成交！3 块卖出 10 张。”

成交了。我连忙拿出小笔记本记下来。“蓝字是买进，红字是卖出。”我低声自言自语，“可千万别弄错了。”我把交易指令写在纸上，然后交给清算公司的职员，他的职责就是拿着我的成交纪录进行下一步处理。成交单一式两份，一份由我自己保留，另一份则交给我的清算公司贝尔斯登®。清算公司每天会借助交易所的会计系统确认成交纪录，并根据纪录提供交易员损益报表。

我在单上签下会员编号“945”。现在，这份成交单成为正式档案，我的第一笔交易总算顺利成交了。我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开始等着美莎的股价上涨。

现在才上午十点半，但我身上那件崭新的蓝色工作服两边的腋下却渗出了汗水。我筋疲力尽，感到后背下部酸痛，脚也开始刺痛。我的皮鞋好像铅块那么重，真想找个地方坐下，但是交易场里根本就没有坐的地方，这对所谓在交易所买到“席位”的人来说真矛盾。你买来的并不是一个“座位”，只是在场内晃来晃去的权利，而且老手们都知道，你只能穿着交易场提供的轻质橡胶底鞋在场内走动。

美莎的成交量放得很大。七仔在场中不断买进卖出，价格也上下大幅波动。我听得到声音，但并不懂他们到底说些什么。我抬头看了一下报价屏的报价。

价格一跳，62 $\frac{3}{8}$ 。

美莎的价格朝着与我预期相反的方向变化。老婆的话在我脑海中不断闪过：“最坏的状况撑死是破产，还能做分析师呢。”我可不想重操旧业。过去九年来，飞机几乎成了我的家，我从这个城市飞到那个城市，忙不迭地与各地的基金经理人见面，提供我在股票方面的看法，希望他们能给我所在的经纪公司一点生意，不停地奉承他们，这就是证券分析师的工作。我们在证券经纪商的研究部门工作，花大量时间四处拜访各地的公司、访问经理人，挖掘财务报表中的线索、找寻热

门股票让公司推荐给客户……我烦透了这些工作。

当你还只有 25 岁时，能在国内到处旅行，并拿着公司的信用卡消费是一件很酷、很值得炫耀的事，但是等到你接近 35 岁，这一切就会变得非常乏味无聊。你的朋友都已经忙于自己的小家生活，而父母则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生理毛病。他们以前辛苦供你读书，现在开始期待能有所回报。他们会不断地质问：“你为什么还不结婚？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开始自己的人生？”

价格一跳，62¼。哇！受不了了!!!

在我做证券分析师的那几年里，我一直在做股票投资，但每一次都以赔钱收场。我很聪明，又受过很好的教育，一直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怎么可能从来没有在股票操作中赚到钱呢？我真的想不通，我的家人也一样。我一直是家人和朋友看好的人，但却一直落在后头。难道舒华兹家族的历史又要重演了吗？难道我真的没戏了，余生将和我老爸一样充满挫折吗？

价格一跳，62¼，仍在向下滑落。

我老爸在家中四个孩子里排行老大，爷爷家是随着家族从东欧逃难到美国的移民。在 20 世纪头 10 年的早期，爷爷成为康涅狄格州纽海文市的一名裁缝师。他辛勤工作，努力攒钱，但从来没存下多少钱。真正的一家之主其实是奶奶罗丝。她开了一间糖果店，并决定送我老爸上大学，希望他在日后能拥有一技之长。身为长子，我老爸被寄予厚望——把家族带到更好的境地，把美国梦带给家中每个人。

老爸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却没有实现家人的期望，他比较像我爷爷而不是奶奶。我老爸毕业于雪城大学，毕业时正赶上了 1929 年的经济大萧条，所谓的美国梦已经变成了饥荒遍野的美国“噩梦”。在 1938 年和我母亲结婚之前，他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一样，都过着没有长期正式工作的日子。在当时，他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是帮爷爷工作，而这显然和美国梦有着很大的差距。二战爆发后，由于年纪已大，再加上有了两个孩子，我老爸没有入伍参军。直到 1952 年，他的人生终于有了一项重大的转变。当时爷爷退休，老爸也失去了工作，所以他拿出全部积蓄，把房子做了第二抵押，在纽海文郊区的威利大道上买下一间家庭式的杂货店。

那时我才 7 岁，连我都知道老爸这是个昏招，但他拒绝去面对一个事实——我家的杂货店和新英格兰区最大的连锁超市相距不到一个街区，怎么可能 PK 得过呢？这点我们所有人都想不通。我长大后也曾经问过老妈当时怎么没阻止，她只告诉我：“他那么不顾一切，我得给他一个品尝失败滋味的机会，就算是



失败,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价格一跳,到了61 $\frac{1}{8}$ 。

至少我老爸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才导致一生穷困潦倒,而我却一点借口也没有。我拥有安默斯特学院<sup>®</sup>的学士和哥伦比亚 MBA 的学位,我参加过海军陆战队,我有足够的经验,我也拥有奥黛丽这个好老婆。我拥有了一切,现在居然这么无所作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美莎的股价还在继续下跌?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开始上涨?

价格一跳,61 $\frac{1}{8}$ 。真要命!

我该怎么办?该止损出场?还是买进更多?要打个电话给鲍伯·佐尔纳了,我就是听了他的意见才进场买进美莎看涨期权的。

佐尔纳是我的良师,也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交易员。我俩第一次见面是在1973年,当时我转投他所在的爱德华与韩利这家小型、专做散户生意的经纪公司工作。在那之前,我刚刚在商品期货市场输得一败涂地,但马上就看出了佐尔纳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交易员。1974年,爱德华与韩利公司在经纪业务上爆出巨额亏损,他力挽狂澜,靠着做空股票就为公司的账户赚取数百万美元,让公司生存下来。所谓做空就是卖出目前并不属于你的股票,但日后你必须从市场中买回。如果买回价格较低的话,你就赚了,在这方面没有人比佐尔纳更高明。我拿起一部电话,接线员问我要接什么号码。佐尔纳这时应该做完他的运动了,他的号码是多少来着?201……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向接线员嘟囔了几个号码,电话那端铃响了。

“佐尔纳,佐尔纳,你在吗?我得跟你谈谈。我是马丁。……你好吗?……我很好,一切都好。我现在正在交易场。第一次来。”过了一会儿,我问道:“你对市场有什么看法?是啊,我也这么想。只是有一点紧张而已。我看价格的走势好像有点疲软。听着,我刚买了一些美莎的看涨期权,你对这只股票怎么看?”

“马丁,我也买进了很多美莎。这只股票看起来很不错,美莎的老总也有意继续推动重组。我觉得这只股票有很好的潜在价值,只不过市场和华尔街似乎还没有看出这一点而已;我强烈地感觉到,它马上要涨了。”

“你这么想的?真的吗?谢谢你,你对这只股票很有信心吧?对了,哦,你瞧,我不知道自己该加码买进,还是该做些别的什么。”

“这只股票看起来很好,马丁。”

“老天!我希望你是对的。我待会儿再和你谈,多谢了,真的很感激。”

和佐尔纳聊聊,效果很好。我又找回了一些勇气,然后再度走回围在美莎期

权交易区的人群里。

价格一跳，到了  $61\frac{1}{2}$ 。

“七仔！七仔！嗯……”我几乎语无伦次了，“现在 10 月到期、执行价 65 的美莎看涨期权价位如何？”

“新来的伙计，现在的买盘是  $2\frac{1}{2}$  美元，卖盘在  $2\frac{3}{8}$  美元。”

“ $2\frac{3}{16}$  块买进 20 张，七仔！ $2\frac{3}{16}$  美元！”我又买进了 20 张期权，每张期权让我有权买进 100 股美莎的股票，所以每张看涨期权价值 256.25 美元，20 张总值则是 5125 美元。

“成交！ $2\frac{3}{16}$  卖出 20 张。”

我的 10 月份美莎期权现在是以  $1/16$  为单位跳动了。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里，当一只股票的期权价格掉到 3 美元以下时，最小的价格跳动单位就从  $1/8$  降为  $1/16$ 。

价格一跳， $61\frac{1}{4}$ 。

天啊！我简直看不下去了！我现在已经买进了 30 张 10 月到期、执行价 65 美元的美莎看涨期权，天啊！我从来没想到这会变成一件让人如此难过的事，我得离开交易场才行，待在场里唯一的目的是让我的资金得以充分运用，但现在，我已经没有多余的资金来运转了。

我一直认为美莎石油股会成为我财富源源不断的来源。我计划先做个短线，再拿赚到的钱去投入金额更大、利润率更高的交易机会。可是现在市场走势完全和我作对，我连一个儿子也没有赚到，我开始想着如何在没有薪水的状况下过日子了。我得离开交易场，出去喘口气、冷静一下。

我步履沉重地走上阶梯，推开门，走到阳光明媚的户外，仍穿着蓝色工作服。我徒步穿过街道，漫无目的地逛到特尼地教堂旁的公墓里。在教堂的一个角落，我发现了一张长凳，于是坐了下来。天气很热，这片墓地是酒鬼、流浪汉，以及各式各样的失败者常常聚集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他们唯一可以闲晃而不会被人赶来赶去的地方，“居民”无法抱怨什么。

我注意到自己坐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sup>①</sup>的墓前。白色的墓碑上写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卒于 1804 年 7 月 12 日，终年 47 岁。”而我呢？都已经 34 岁了！

7 月 12 日正是汉密尔顿和艾伦·伯尔<sup>②</sup>在新泽西决斗被射杀的那天。汉密尔顿写了一篇批评伯尔贪污腐败的文章，且声称伯尔不适合担任纽约州州长的职务，于是伯尔和他决斗，并枪杀了他。汉密尔顿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享有“美国金融之父”的美誉，但却在 1795 年因为个人财务问题被迫辞职。记得大学

修美国通史课程时读到他的文章时，我还曾惊讶地感叹，如此优秀的人为何落得凄凉的下场。现在，我开始明白了，优秀的人的确不一定会有好下场。我站起来，拍拍我的工作服，慢慢往回走，穿过特尼地广场，回到交易场看看美莎现在的价位。

价格一跳，60%。

我快步走到七仔面前，“10月份，65美元的美莎看涨期权现在价位如何？”

七仔对我咧嘴一笑，“新来的伙计，现在买盘在2¼，卖盘在2⅝。”

天啊！我的美莎股价像石头般快速下坠。我在3块钱买进了10张（总值3000美元），然后又在2⅞美元时买进20张（总值5125美元），而现在它们的买盘价只有2¼美元（总值6750美元）。仅从账面上看，我已经亏损了1375美元，几个小时内就亏掉了17%的资金。我再也无法承受。我要好好想一想、回家去再说。

## 第二日

第二天，也就是14日，周二，我感觉好多了。老婆让我平静下来。她说我是她认识的所有人中最聪明的一个，既然我已经拟定了计划，那么就该有耐心地按计划来。我已经深入分析了走势图，并计算了所有的技术指标，而且美莎目前看起来仍然很好，真的很好。就像佐尔纳说的，只不过市场还没有看出它的优势罢了。

我走到特尼地广场时，太阳正散发出万丈光芒，标有“会员专用”门后的保安也叫得出我的名字来。当乔伊·迪把蓝色工作服递给我时，我那枚上面写着“马丁·舒华兹公司，945号”字样的胸卡已经挂在了上面了。我记起要换上轻质橡胶底鞋，向贝尔斯登公司的职员拿我的日报表。我替自己沏了一杯茶，放进一片柠檬来保护我的嗓子，然后走进交易场里。我以轻快的脚步在场内四处走动，这都要感谢那双轻质橡胶底鞋。我检查了一下报价屏和道琼斯即时新闻。开盘钟声响起。美莎以60½的价位开出。好的，不要慌，这一定就是底部了。老婆说得对，我得要有耐心。

我向朋友海耶斯·诺尔挥手打招呼。诺尔是南方人，一个来自纳什维尔的金发男孩，操着浓浓的乡音，很幽默感。诺尔曾在塞沃尼的“南方大学”学习过，1970年就在场内工作了。我买下交易所会员席位前，就是他先带我到交易场参观，熟悉环境。

我冲杰瑞·莫尔教点了点头，他是一位老前辈。莫尔教曾经在1973年和1974年间因为市场交易太冷清，在交易之余用卡车拉蔬菜到各地贩卖，兼职赚

外快。在他的左边是托尼·吉，他是操作德士古石油公司股票期权的作价员。托尼的身后是艾伦·亚伯邦和艾迪·斯登，这两人是交易所里穿着最讲究的人。亚伯邦身材瘦长，总是穿着浆洗的衬衫。斯登的父亲在纽约证交所也拥有会员席位，他总是穿着自己的西装而不穿蓝色工作服。

价格一跳，60 $\frac{3}{8}$ 。

我的妈啊！“七仔！10月份、执行价65美元的美莎看涨期权现在多少钱？”

“新来的伙计，你还在？”

“是啊，告诉我现在价位如何！”

“买盘在2 $\frac{1}{8}$ 美元，卖盘在2 $\frac{1}{4}$ 美元。”

可恶！“买、卖盘的量各是多少？”

“50对30。”这表示七仔愿意在美元买进50张，或是在2 $\frac{1}{4}$ 美元卖出30张。

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卖出？什么都不做？再买进？还是给佐尔纳打个电话吧。

“佐尔纳，你怎么看？我账面已经亏损1750美元，我觉得自己快死了，你确定你是对的吗？”

“马丁，听着。我过去做了无数笔交易，赢过很多次，也输过很多次，我确信这次一定赚钱。只要你紧抱着这只股票就好。这只股票的价值被低估了，一定会涨回来的。”

“多谢了，佐尔纳，我知道可以相信你，我知道你很行。”我快步走回七仔身边。

“现在10月份，65美元的看涨期权价位如何？七仔。”

“和刚刚一样。2 $\frac{1}{8}$ 买进，2 $\frac{1}{4}$ 卖出。50对30。”

“2 $\frac{3}{16}$ 买进20张，七仔！”

“成交！新来的伙计。卖给你啦！”

我在2 $\frac{3}{16}$ 又买进了20张期权，总值4375美元，而现在我总共买进了50张看涨期权了。

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辗转反侧，一再想着我的头寸<sup>①</sup>。美莎的当天收盘价是60美元，我的期权价格因此跌到2美元以下。中国有句古话“丢车保帅”，现在一直在我的脑海萦绕。我还能抱着输钱的看涨期权撑多久？我是不是该把自己长久以来研究的结果放弃？

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待在哈顿公司的办公室里，潜心狂热地做着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试着操作。因为我必须在转到交易所前，靠操作自己的资金赚更多钱，以累积足够的资本。更重要的是，我要证明自己的确可以成功地靠实际操作赚取

利润。有一些分析师认为他们能够赚大钱，因为他们的虚拟模型，或者说他们的“纸上谈兵”模型显示自己可以获利，但他们只是用“不伤人的子弹”和市场搏斗，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除非他们真的置身于一线市场，否则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如此出色。我的个性像奶奶，身先士卒，敢于投入实战。我订了至少12种以上的期刊杂志，和诺尔一起研究交易场内的运作情况，向老婆的兄弟麦克和沙利借了5万美元。我想通了：交易场就是我想待的地方。

我爬下床，走到书桌旁，重新审视我的计划。到底哪里出错了？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准备这笔交易，设计了一系列的交易规则，而现在我已经严重违反了其中两条。

第一条规则是：绝不冒无法承受的风险，然而我现在已经把一半以上的营运资本投入这笔交易。但是没有办法，我的资金和信息只够投入两种标的物的操作，而把一半的资金投入美莎这只股票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一场赌局。

我的第二条规则是：试着让每天的操作都能获利，但现在我已经连续两天亏损却无计可施。

我的第三条规则是：“丢车保帅”，这也是最困扰我的。我该什么时候动手止损？什么时候该承认我做错了而割肉杀出？即使是最好的交易员，即使是佐尔纳，都会有面临亏损的时候。他们都利用分散的投资组合来规避风险，可是我并没有那么多钱建立一个分散的投资组合，美莎是我唯一的投资组合。

最后，当清晨的一缕阳光从卧室的窗户投射进来，我似乎看到了自己胜利的曙光，但另一方面，我也做了第二手打算，下定了决心：如果美莎今天开盘再开低的话，我就砍掉它。

### 第三日

8月15日，周三的早晨，我走进特尼地广场86号，穿过“会员专用”大门，换上蓝色工作服，套上轻质橡胶底鞋，拿着显示我已经有2300美元账面亏损的贝尔斯登公司损益报表，沏上一杯柠檬茶，走进交易场大厅，查看着报价屏和道琼斯即时新闻，等着开盘钟声响起。

美莎开盘价格是60 $\frac{3}{4}$ ，上涨了5/8美元。这就对啦！宝贝，我可是一直都守着你呢！我跑到七仔身旁，一群人正在他身旁你推我挤，想抢占有利的位置。四周的噪音不断升高。

价格一跳，61美元。

人群越聚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大。人们开始大声喊叫着：“现在价格如何？”  
“卖出价怎样？”

价格一跳， $61\frac{1}{2}$ 美元。

佐尔纳，我爱你。我就知道你错了。

“有多少张？”“量有多少？”“买价如何？买盘有多少？”“卖盘有多少？”“到底有多少张？”

时间慢慢过去，我简直兴奋得吃不下午饭了，我真是爱死这个市场了。

“3块对 $3\frac{1}{4}$ 块， $3\frac{1}{4}$ 块卖出50张！”“买啦！我买啦！”有人大喊。

“ $3\frac{1}{4}$ 块买进50张！ $3\frac{1}{4}$ 块再买进50张！”“卖出！”“卖出！”

美莎的价格已经跳到每股 $63\frac{3}{8}$ 美元了。而10月份到期，执行价65美元的美莎看涨期权价格也再度上扬。“ $3\frac{1}{4}$ 块， $3\frac{1}{4}$ 块，成交！”“ $3\frac{3}{8}$ 块对4块！”周围的噪音升到了最高点。

“4块卖出100张10月份到期、执行价65的美莎股看涨期权！”“4块成交200张！”期权的价格正快速变化，现股的价格朝我预期的方向前进，所有阴霾一扫而空。我不断核对着手中的头寸。

在3美元买进10张、 $2\frac{1}{16}$ 美元买进20张，然后又在 $2\frac{1}{16}$ 美元买进了20张。我现在该卖出吗？该获利离场了吗？还是再加倍买进？给佐尔纳打个电话？去他的！该是让我听一听收银机欢快的声音的时候了。

我缓慢移动到人群的前面，“七仔！给我美莎的价格！”

“ $4\frac{1}{8}$ 块对 $4\frac{1}{4}$ 块，最多10张，10月到期的、65美元的看涨期权。”他的口水喷到我的外套上。我清了清喉咙，想向他喊卖出，可是一个满脸通红、全身长满肥肉的家伙越过我的肩膀大喊：“卖出！卖出！卖出10张 $4\frac{1}{8}$ 美元！”他身上那股波旁威士忌的味道直刺我的鼻子。狗屁！这个家伙抢了我的价格。

“现在价格是多少？”七仔正在打电话，“现在价格是多少？七仔！”

“4块对 $4\frac{1}{4}$ 块，最多20张，新来的小伙子。”

“卖出！4美元卖出20张！”我尖叫着。

价格一跳，美莎的股价涨到 $64\frac{1}{8}$ 美元了。

有人在背后用手肘顶我，“ $4\frac{1}{4}$ 买进30张”，是美林证券的那个伙计。

“卖出！”我边转向他边大声喊叫，口水喷在他的脸上。我的交易都成交了，而我手中的看涨期权也清光了。当我从人群中慢慢走出来时，汗水从鼻子上掉下。交易场职员接过我手中的成交单，并加以确认。我拿出笔，在成交单上写下编号“945”。

现在是计算利润的时候了。我在4美元卖出了20张，在4¼美元卖出了30张。第一笔得到8000美元的权利金，第二笔则收获了12750美元的权利金，总计收到20750美元的权利金。我原先买进的成本是 $3000 + 5125 + 4375 = 12500$ 美元，因此我的盈利是8250美元。乖乖，在我看来，这似乎是100万美元！我终于找到成功之路了，这是真的美国梦。我没有把事情给搞砸，我不必再回头当证券分析师，不用再去对那些经理人低声下气、阿谀奉承了。我再也不用到那片墓地，坐在汉密尔顿的墓碑旁。更重要的是，我不会像老爸一样受到经济大萧条的严重打击，我拥有了自由。我已经能够跨入赢家的行列了。

我昂首阔步走到数字设备公司期权的交易区，那里的作价员是弗兰尼。他是场里最难搞的一个浑蛋，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总喜欢在交易场的另一头抽着骆驼牌香烟，真是一个难搞的人。

“菜鸟，你想干嘛？”

“弗兰尼，我想进场玩玩。10月份到期、执行价85美元的数字设备公司看涨期权你怎么报？”

“1¼美元买进，1¼美元卖出。对你的话嘛，菜鸟，我可以在1¼美元卖你10张。”

“我出价1¼美元买进10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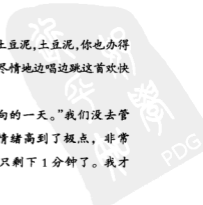
“门儿都没有，菜鸟。如果你要像个娘儿们似的跟我做，就给我滚远点。没门儿！”这个难搞的混蛋连1/16美元（相当于每股0.625美元）都不肯让我还价。

“好吧，弗兰尼，我就用1¼美元向你买进10张10月份到期、执行价为85美元的数字看涨期权。”我在心里面想，你现在占了我1/16美元的报价便宜，弗兰尼，这等于62.50美元。我猜你是想让我知道谁才是这里的老板，你这个狗屁比萨店的烂老板！今天你整到了我，但是你给我小心点，我会一直待在这里，下次总有机会整到你。

### || 心法1 冷静客观，理性心态 ||

“这是最后的、最棒的机会，来吧，宝贝，这太容易了。哦，土豆泥，土豆泥，你也办得到。土豆泥，土豆泥，耶！耶！耶！……”，我和诺尔在交易场内，尽情地边唱边跳这首欢快的《土豆泥之歌》<sup>⑧</sup>，时间是下午3:59，离收盘还有1分钟。

就像日后我的小儿子所回忆的：“这真是忙得晕头转向的一天。”我们没去管散落满地的成交单，在地板上滑来滑去地玩乐。我们的情绪高到了极点，非常high。那天我创造了1万美元的账面利润，而当时离收盘只剩下1分钟了。我才



刚刚操作了几个月，心里正为能够在短期间内就创造这么好的业绩而高兴不已，我的头寸价格走势都合我的意，以至于我没察觉到应该把这1万美元的账面利润转换成现金。

第二天开盘后，市场一路下滑，由于我在前一天收盘只顾着跳舞庆祝而忘了清空头寸，所以我最后出场时把那1万美元的账面利润全都吐还给市场了。从那时起，我总是在真正听到收银机结账完了的铃声响起前，全力克制自己想要跳舞庆祝的冲动。当你觉得心情像正在做土豆泥那般兴奋过度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警告。它正在告诉自己：你已经失去了客观性，过于情绪化，并且会因此付出代价。

另一件同样愚蠢的事，就是你会真的以为自己的舞跳得很好，当然，事实上，你跳得不咋地，甚至很烂。

#### 注 释：

① 此处是作价员对期权的报价，美股期权每张合同代表100股股票，而报价单位却是每股，因此如果报价是0.35，则每张合同为35美元。此处“3块就买10张”，意指每张期权为300美元时，就买10张期权。

② 美莎石油(Mesa Petroleum)目前是美国最大的独立石油公司，创办人是T·布恩·皮肯斯(Thomas Boone Pickens)，20世纪80年代，美莎是除英国石油、壳牌石油、艾克森美孚等五大跨国石油集团之外，美国最大的独立石油公司。

③ 1997年之前，美国股价采用的是分数制，最基本单位是1/8美元，或0.125美元。这个传统来自早年的交易者把1元硬币切成1/2、1/4等等做基本单位的习惯。1997年以后，最小单位降为1/16美元。到了2000年，美国终于采取了国际惯用的小数制，基本单元是0.01美元，交易者可以用1美分的价格优势成交。

④ 执行价(strike price)是指(期权)容许期权持有人购买或出售基础工具的价格，也称行使价、履约价。

⑤ 看涨期权(call option)又称买进期权、买方期权、买权、延买期权或“敲进”，是指买家有权利以双方预先协定的价格在规定期限内购买一份远期商品(包括金融商品，下同)合同。

⑥ 瑙加海德革(Naugahyde)，一种家具装潢用的织物，表面涂有一层橡胶或乙烯基树脂。

⑦ 场外交易(Curb Exchange)指的是由一群非法交易者于1890到1921年间在纽约证交所外形成的非正式市场。场外交易的活力，主要在于买卖双方能绕过证券商和经纪人，以双方议价方式进行交易。

⑧ 作价员(Specialist)，是指在人工喊盘的市场中为特定的股票和期权担任市场制造者的专业人员。



⑨ 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成立于1923年,总部位于纽约,是美国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系全球500强企业之一。2007年6月,它的两只基金因次级抵押债券出现严重亏损,继而成为次贷危机中最先倒掉的一批基金,后来被摩根大通收购。

⑩ 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位于纽约州,创建于1821年,是一所文理学院,并有“小常春藤”之美誉。小有名气的贵族男校,直到1974年起才开始全面招收女生。

⑪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他是财经专家,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就是因政党恶斗导致“决斗”而丧失生命的知名政治人物。汉密尔顿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位重要角色,他推动制宪会议的召开,并为美国宪法的批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⑫ 艾伦·伯尔,美国政治家,美国独立战争英雄,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曾任美国参议员(1791年—1797年)、美国副总统(1801年—1805年)。

⑬ 头寸(position)是金融行业常用到的一个词,在金融、证券、股票、期货交易中经常用到。是一种以买入或卖出表达的交易意向。可指投资者拥有或借用的资金数量。

⑭ 《土豆泥之歌》(mashed potato time)是迪迪·夏普(Dee Dee Sharp)1962年演唱的流行歌曲。



# 操盘手计划出炉

## 人生大转折

“老婆，你咋指挥的啊，我们刚错过那个出口了，这会儿还在 84 号公路朝西走，等一下就开到纽堡去了，你到底会不会看地图啊？”

“老公，你就赖我，谁叫你开那么快，简直像个疯子。”

“就一件事，我只要你办小小的一件事，结果你都没有办好。老婆，你怎么会错过通往 684 号公路的分流道呢？那是进市区的主干道！”

“你开得太快了，我根本来不及看路标，而且我怎么知道我们要转到 684 号公路上？”

“因为你事先计划过，老婆。你昨天在我们上路前研究过地图，事先计划，老婆，你一定要事先计划。”

“给你，你自己去计划吧！”

### 该计划了

我把车停在安全的路边，把地图摊在租来的克莱斯勒轿车的方向盘上，急忙低头查看。每次我开始感到慌乱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再度陷入自己从前那个陆战队员的角色中，我会要求老婆表现得像一个优秀上尉的妻子，但通常这是一个错

误，今天也不例外。老婆根本没有心情，任凭我像在交易场那样对她大吼大叫，同时，我也不能责怪她。那时是1978年的7月，当天的气温高达38度，我们热得要命，也累得不行，而现在又错过了分流道的出口，我们正开车奔向一个又破旧又落后的老城镇，它位于哈德逊河畔，纽约市以北50英里。

我们刚刚和里奇·贝尔泰利及他太太苏珊共度了一个周日下午。贝尔泰利夫妇是我们以前在西汉普顿海边避暑小屋俱乐部的伙伴，他们去年冬天结婚，在康涅狄格州的丹柏利买了一幢四居室——漂亮的殖民时代风格的房子，这次，他们邀请我们北上参观新房。当我看到那幢房子时，既印象深刻，又深感嫉妒。苏珊是一名电脑工程师，而贝尔泰利则是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业务员。他们现在拥有自己的财产，享受相当多的财税减免，然后可以悠闲自在地坐看新房子不断增值。

而我们呢？老婆是美国纸业协会回收部门的主管，我则是哈顿公司炙手可热的证券分析师，可我们现在还在租房子，一点减税政策都享受不到，更要命的是，还在一旁呆呆地看着不动产市场价格水涨船高。每年，老婆和我加起来至少可以赚10万美元，比贝尔泰利夫妇多得多，但是我们却买不起一幢他们那样的房子。

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买得起这么漂亮的房子呢？”当时四个人正坐在二楼喝着冰红茶，房间窗户完全打开，但一丝风也没有。一会儿工夫，我已经汗流浃背。很显然，贝尔泰利和苏珊的理财秘诀之一就是不开空调，从小处省钱。

“计划！”苏珊说，“一定得有个计划。”

“计划？”我说，“我每天起床、上班，回家后希望还有足够的精力做爱，然后再进入梦乡，这就是我的计划。”

“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请接着说。”老婆说。

于是他们就说开了。苏珊和贝尔泰利滔滔不绝地讲，而老婆和我则仔仔细细地听。我听得越多，就越觉得坐下来制订一个计划应该不是一个坏主意。我必须做点什么。

虽然我拥有MBA学位以及多年的工作经验，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尝过成功的滋味。根据一些具体的目标来制订一个计划，并且排出明确的时间表来执行它，至少可以让我好好想一想自己该做些什么。但是我讨厌设定任何目标的想法，我已经有点对此感到厌倦了。

设定目标意味着承诺，承诺代表着义务，而义务则代表着房贷、第二抵押、汽车贷款、汽车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房屋产险，对我们而言，还包括使用空调的电费账单。而最令我害怕的是老爸给我的记忆，他的工作看不到前途，房贷还没有还清，面前是一大叠生活开销的账单，成天担心钱从哪儿来。我最害怕的就

是困在中产阶级的牢笼里，下场和我老爸一样。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赶紧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大汗，我的天啊，贝尔泰利的屋子里真是快热出人命来了。

自由，我一定要有自由，但随着那天下午的记忆远去，我开始认为自己的自由或许并不那么重要。最近我很自由，但它为我带来了什么？我是一个33岁、一事无成的证券分析师。我刚刚结束一趟商务旅行，从得州飞回来，在那里向机构客户推荐热门股票，我的行程从休斯顿的早餐会开始，随后进行了四场会谈，然后又赶到机场飞往圣安托尼奥参加晚餐会，最后才在一场暴风雨黑夜的飞行后，步履蹒跚地住进达拉斯的旅馆房间，那时已是凌晨一点了。

第二天，我在睡眠不足的状况下继续下一个类似的行程。如今，我对出差那叫一个厌倦，每次要出差时，几乎必须要老婆把我从前门推出去，才能逼着我继续这样的推荐股票行程。我已经烦透了！生活也糟透了！当我们离开贝尔泰利家时，我在想，或许苏珊和贝尔泰利说的对，我所需要的是一个计划，一个成功的蓝图。

“这是一会儿的过桥费，”老婆边说边把两个25美分的硬币塞到我手里。我们正堵在收费站前的车流里，等着跨越哈德逊河到纽堡。路面被晒得浮起阵阵热气，车上的空调也开到了最大，但我依然是一身汗。前方的十八轮大卡车喷出一股股浓浓的废气，后面那部车子没来由地乱按喇叭。我究竟在这里干什么？我不想卡在这个车阵里，我也不想到纽堡去，我一定要让我的人生来个大转折。

“抓紧了，老婆！”我用力把方向盘打到最左边，横切过收费站前的空地，直直开上对面的车道。老婆大声尖叫，轮胎在地面上嘎嘎作响，四周的喇叭声响作一团。管他的，我在乎什么？终于，我开上了正确的方向。

## 5 大步骤

回到家后，我拿出一叠纸和一只笔，坐在饭厅的桌子旁。“这就对了，老婆，”我说，“拉张椅子出来，我们来设定一些目标，该是我描绘伟大目标的时候了。”

老婆是唯一可以帮我设定目标的人，也是唯一真正了解我的人。在遇见老婆之前，我和女人相处的经验不仅短暂，而且令我感到困惑。我没有办法与异性保持健康、正常的交往关系。1976年，我本已认定女人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复杂了，单身生活会简单得多，但那时遇见了现在的老婆奥黛丽。她是一个美丽、自信、成熟的女人，而且喜欢我。她告诉我：我是她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而且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会这么想。1976年夏天我遇见的奥黛丽，

正是那个自己一直期待的终生伴侣。

到了1977年夏天，水到渠成，我们谈婚论嫁了。我知道奥黛丽是我想要的终身伴侣。我们相识时，我正陷于长期的负债之中，而且操作股票一直亏损。一年后，我已经还清了债务，还赚了5000美元。可是我觉得自己还不到结婚的时候，婚姻会不会让我习惯了的自由生活就此结束？

1977年8月，我们开始商量订婚戒指的事。我那时开始感到肠胃痉挛，浑身不舒服。到了9月，开始讨论结婚日期时，我的肠胃痉挛加重了，已经开始只能吃流食了。10月时，她对我发出最后通牒：“马丁，我的公寓租约明年3月就要到期了，不管将来是不是和你住，我都要搬家，所以请你马上做决定。”当时她正准备前往雪城参加侄子加雷德的成年礼。她们整个家族都要到那里去，而且家族里的人都期待奥黛丽会戴着一颗大钻石，在我的陪伴下出现在教堂。没有大钻石，我就没办法加入他们家族，我开始留在家和肠胃痉挛作斗争。

我去找家庭医生雷蒙·郝克曼做乙状结肠镜检查。“哇！看看你大肠里的硬块，”医生边说边把镜头转过来，让我能够仔细观看。医生用笔指着屏幕对我说，“这就是症结所在，那个造成你肠胃严重压迫感的东西，约有一分硬币那么大，我们得马上把它弄掉才行。”

我小心翼翼把裤子穿上，问郝克曼医师是否可以用他的电话和经纪人联络。前一阵子，我拿去年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5000美元，悉数投在1月份到期、执行价为78美元的兴泰克股票的看涨期权上。跟经纪人通话后，他告诉我兴泰克股价正在猛涨，而我的5000美元已经变成15000美元。我对着电话大喊：“卖掉。”

这该是我听听收银机铃声，医治肠胃痉挛，买一颗大钻石给奥黛丽的时候了，也更是长大变成成熟的时候了。于是翌年3月，当奥黛丽的房屋租约到期时，她成了舒华兹太太。婚后四个月时，舒华兹太太告诉我，我将会成为明日之星。

“老公，你已经33岁，一直都希望为自己工作，所以尽管放手去做吧！你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是谁都夺不走的。最糟的状况顶多就是你最终破产，然后再回去当证券分析师罢了。去当一个操盘手吧，这是你的第一个目标。来，把它写下来。”

我拿起了铅笔。老婆说的对，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想成为操盘手。没有任何其他的工作更适合我的个性，而且也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交易更能使我全身心投入。

我的数学很棒，对数字敏感，反应也快，热爱赌博，而且极喜欢在市场里搏杀。成为一名操盘手。我用又大又粗的字体把它写下来，这看起来很好。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咋来实现呢？”

“老公，一个计划，你必须制订个计划。记得贝尔泰利他们是怎么说的吗？”

现在你已经有了目标,你一定要想一个计划来实现它。”

我坐下来静静思考,“好吧!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拟定出一套符合自己风格的操作方法。”

老婆说:“那你把它写下来!”

在成为一名操盘手的下面,我写下:

### (1) 拟定一套符合自己风格的操作方法

“好,”老婆说,“如何拟定?”

“最近一期的《巴伦周刊》<sup>①</sup>在哪里?”

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我的计划。我们剪下一些市场分析报告和订阅的股票技术分析图表资料,计算需要多少营运资本才足以支持我自己的操作头寸。我们确定至少需要10万美元。我觉得,少于这个数字的资金,就无法实现目标。所以我写下:

### (2) 积累10万美元的营运资本

“这要花多久的时间啊?”老婆说,“记住,你一定要设定实现目标的时间期限。”

“一年?”

“一年?你在一年内怎么有办法弄到10万?你已经在股市中折腾了九年,却从来没有赚过这么多钱,你必须现实一些。”

“嘿!不要忘了,我是你所认识最聪明的人。如果我要成为操盘手,就必须证明自己能从交易中赚到钱。不是靠投资、不是靠借贷、不是靠写市场行情分析报告,而是靠交易。”我在纸上加上一个期限:一年之内。

我们继续讨论,我需要一位导师兼顾问。每位一流的操盘手都有自己的导师和顾问,他必须是一位年纪较长、阅历丰富、反应敏捷,而且愿意教导后辈的人。麦克·马库斯的导师是艾德·史柯达,保罗·都铎·琼斯的导师是艾礼·杜利斯。佐尔纳!对了,就他了,他是我在市场中所认识最出色的操盘手,我接着写下:

### (3) 请佐尔纳当导师兼顾问

我们还谈到其他方面,要成为操盘手,我需要拥有某个交易所的会员席位。有了会员席位,交易成本才能大幅下降。会员交易时不用付很高的佣金,此外,他们有“3M”,也就是“做市商保证金”(Market-Maker-Margins)的好处,因此比一般的市场参与者有更大的优势。

如果我以一般交易者的身份,用每股3美元的价格买进1张(100股)股票看涨期权时,必须支付全额300美元。但是交易所会员只须付一半的金额,也就

是150美元。这使交易所的会员享有较大的优势，以两倍以上速度赚钱，当然也可能以两倍以上速度亏损。而且，交易所也替会员投了条件优厚的健康保险，于是，我又接着写下：

**(4)在某个交易所取得会员席位**

我打了个哈欠。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先把东西收起来吧，明儿早还得上班呢！”

老婆说：“老公，说起你的工作，你可得在靠交易赚10万的同时，又保住不丢工作啊！光靠我的那点薪水过日子，那可不行！”

“别担心！我的事公司一点也不知情的，但我要在这一年中好好休假一段时间，想想自己的事情。我做这份一无所获的工作有八年半了。我对企业和行业的动态了如指掌，公司想尽办法压榨我，好在我自有办法应付。大部分人要做一个星期的工作，我只要一天就能完成了。”

“如果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那就把它写下来吧！”老婆说。

**(5)在未来一年中休一段时间假，替自己打算**

我把铅笔丢下，“够了，这就是我的计划了！”

## 说干就干

第二天，我关上办公室的门，要秘书把所有的电话挡掉，然后开始拟定操作方法。要拟定出符合自己个性的操作方法，是我计划中最重要一环。没有合适的操作方法，就不会有获取利润的优势。一直以来，我都侧重股票的基本面，留意通货膨胀率、利率、公司增长率、市盈率、收益率、毛利率、市场份额、政府政策，以及其他一切会影响股价的长期因素。

但从此刻起，我要把自己转型成为技术分析者——一个灵活掌握市场时机的交易者，一个注意市场价格变动所发出的买卖信号的人，这就是投资者和操盘手本质上的最大不同。操盘手会把市场看作一个有生命、会呼吸的活性个体，而非仅仅是许多个股的呆板集合。

正如同经济学大师亚当·史密斯在《金钱游戏》(The Money Game)中所说的：“市场就像是一个漂亮女人——无限迷人、无限复杂，总是变幻莫测，总是那么神秘。”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在认识奥黛丽之前，我在情场上总是打败仗，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在市场里也是一败再败，但现在我有了她，可以马上弄清楚其他漂亮女人在玩什么花招。

我开始阅读各种有关市场分析的刊物：理查·罗素的《道氏理论市场报道》

(Dow Theory Letter)、《巴伦周刊》(Barron's)、《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标准·普尔趋势线图》(S&P Trendline Charts)、《曼斯菲尔德技术图表》(Mansfield Charting)以及《CMI 技术图表》(CMI Charting)。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收割者》(The Reaper)通讯,这是一本由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老好人麦克麦斯特所出版的商品期货市场报道。我是一个喜欢综合衡量事情的人,所以把各种不同的理论混合,加以取长补短,很符合我的个性。

在我阅读的各种刊物中,特里·兰德里的“神奇 T 理论”最能让我心领神会,所以我打电话给他,说明自己对他的研究如何着迷。兰德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天才,住在南塔特克岛,他也是一名陆战队员,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如今,他正利用自己扎实的工程学技能来分析市场。兰德里相信市场上涨和下跌的时间一样长,而且在开始上涨前一定会有某种征兆,或是经历一个资金累积的阶段,当市场准备就绪、能量积蓄到位后,就会开始发力上涨。

仔细观察“T”这个字母,你会发现它在字型上,左右两边的长度都是相等的,所以兰德里称自己的理论为“神奇 T 理论”。我一看到这个理论,就知道它将会成为我新的操作方法中重要环节。这涉及我对人类的认知:左右对称、达尔文主义、进化、事物的自然规律,所以我完全接受这个理论。

我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一周 7 天连轴转。在周末时,我研究趋势线,并制订下周的操作策略。每天晚上我都会评审自己的技术图、重新计算移动均线值、推算拐点,并设定我的进场和出场价位。有了神奇 T 指标,我仿佛发现了宇宙的规律,以及每 12 个小时交替的涨潮和退潮,神奇 T 指标已经和我融为一体。市场数据以最原始的方式上下起伏,而我就像一只生活在沙里的软体动物一样,根据本能直觉地和市场一起上下波动,这就是我的操作方法。

我一直充分相信我的导师和顾问。我开始一天打三四次电话给佐尔纳。在 1975 年,当爱德华与韩利公司因为 1974 年的空头市场而发生问题时,佐尔纳跑到哈肯萨克市,在那里设立了一家小型的对冲基金。我在新泽西访问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时,经常顺道到那里拜访他。结婚后,我和老婆会在周末时开车到新泽西去,我和佐尔纳打网球,而奥黛丽则和他的太太薇琪聊天。

佐尔纳开始操作基金时,在哈肯萨克市弄了两间办公室,他用其中一间,薇琪则坐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放着一部道琼斯的纸条式报价机,是那种在顶上带一个玻璃灯泡的直立式古老机型。报价机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只大西洋三文鱼标本,两者清楚地表现了佐尔纳一生中的两样最爱——交易和钓鱼。

我会坐在他身边,看着他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细细查看手上那一长条连续的



报价纸条，他的指尖上总会因此泛着淡淡的紫色墨水印。

“马丁，你一定要感觉出报价的变动，”他会这么说，“它会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市场价格可能在好消息披露后下跌，或在坏消息公布后上涨。如果你有能力洞察价格跳动中的奥秘，你就能够知道目前市场健康与否。”然后他突然停止说话，长达数米的纸条堆在脚边，停留在他沾了油墨的手指下，“等一下，马丁，我们找到了一个例子。你看这里。宝丽来相机的价格又上涨了 3/8 美元，结果很明显，他们一定会在圣诞节假期前卖出许多相机，这表示该公司第四季度业绩应该会很很好。看一下你的均线，现在可能是买一月份到期看涨期权的大好时机。”

到了 1979 年年初，我可以看出自己的计划开始奏效了。我对神奇 T 指数的细微变化越来越明察秋毫，并从中发现一些新的用途，也摒弃一些不实用的部分，经过多次尝试后，我渐渐将神奇 T 理论和我的个性，以及自己在数学方面的思考结合在一起了。

借助这个过程，我拟定出一套独特的操作方法，再结合佐尔纳对我的指导，我开始尝到了赚钱的滋味。我的自信心也越来越足，准备随时到市场里淘真金了。

我主要做期权交易，其中大部分是看涨期权，因为我对自己在过去两年中曾经操作过的十几只股票，有着倾向于做多的看法。我操作过的都是一些大型企业股，如兴泰克、IBM、霍尼韦尔、特利丹、宝丽来，以及施乐等，在证券分析师的眼中，这些股票都有良好的基本面因素支撑，每天的成交量很大，流通性极佳。

流通性非常关键，因为我是一名帽客<sup>®</sup>，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部可能会在市场中杀进、杀出好几趟。此外，期权的价格波动比股票高得多，这表明以同样的资金，我可以乐享更多股价上涨带来的利润。

我通常会同时持有 3 到 4 个看涨期权头寸，大多数的赌注都在 5000 美元到 15000 美元之内，这恰好与我的营运资本规模相匹配。一般而言，我希望能够在每一笔交易中赚取 1000 到 3000 美元。

自从在 1976 及 1977 年当中维持损益两平的局面后，我现在已经开始稳定地获利了。以前，我凭着市场传闻或是自己的直觉进场交易时，只要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状况，我就好像陷入了深不可测的沼泽地，孤立无援。

但现在，我每天晚上定时研究技术图形，回顾并更新趋势线，计算均线值指标，推算价格拐点，设定进出场价位，这些准备工作令我充满自信，好比一个棋手在棋盘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走棋，并随时能精确地计算出，接下来的五至七步可能会怎么走。我的操作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我用一种更聪明的方法来交易。研究市场的过程成为我内心力量的源泉，帮助我将头脑中潜藏的智慧与能力充分

发挥出来，从而帮助我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当你在市场中交易时，你不能傻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思考，必须马上决定要进攻还是撤退，是卖还是买。拥有一套操作方法让我感到充满力量，因为在心中就能看清楚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动作。这套方法使我有足够的信心，在必要时当机立断、做出决定。

在1979年的第一季度，我的营运资本累积到5万美元，这已经是所需资金的一半了。我完全相信自己能在第二季度再赚到另外的5万美元。到时候就该是展开下一阶段工作——取得某个交易所会员席位了。

1973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成立，专门交易各种挂牌的期权。它的快速成功促使其他交易所，比如太平洋证交所、费城证交所，以及美国证交所，都开始努力增加期权合约的成交量，以期在期权市场中分得一杯羹。我原本计划搬到芝加哥去，但是如果我可以在美国证交所取得会员席位的话，又何必非要离开纽约搬到芝加哥去呢？

鲍勃·弗里曼是蒙哥马利证券一位知名的医疗用品行业分析师，也是我的故友。我们曾经一同在1976年组建了《机构投资者杂志》(*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gazine*)的“全美研究团队”，所以我们常在会议中见面。有一天弗里曼向我提起他的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丹尼·维斯科普夫，他是一个在美国证交所工作的作价者。当我向弗里曼说起自己想要买一个会员席位时，他就把我介绍给他弟弟。维斯科普夫负责交易的是巴利娱乐公司的期权，这是当时交易场内最炙手可热的一种期权，我去见维斯科普夫时，他忙得像个正在照顾四胞胎的保姆似的，所以他就把我转介绍给海耶斯·诺尔。

诺尔为维斯科普夫工作，年龄和我相当，而他从1970年起就一直在交易场内工作了。和我一样，诺尔也沉浸于技术分析领域，而且，他也和我一样希望能够操作自己的资金，我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每周总有几天，我会以出去吃一个长时间的午餐为由，然后直奔交易所。我在参观者柜台登记，拿到临时参观证，然后广播员就会广播：“海耶斯·诺尔！海耶斯·诺尔！柜台有你的客人。”诺尔下楼来，然后我就戴上参观证跟着他进入交易场。

在那几次参观中，我像个陆战队员似的查看着新环境，思考着自己将来如何在这里求得生存。我会在诺尔身后亦步亦趋，看他如何操作，观察周围的“地形”，详细记下谁负责什么合约的交易，谁又是哪里的职员，电话在哪里，厕所又在哪儿等等。

有一天，诺尔对我说，“马丁，你一开始应该先租一个会员席位。这样的话，你可以

省下一些成本,等到你今后能在这里站稳脚跟时,你再确定是否买一个席位。”

“这不可行!”我说,“我已经确定自己可以在这里做下去了,我就是想买个席位。”

拥有和取消会员席位,必须直接到交易所办理手续。交易所会从中收取一笔他们喜欢称之为“过户费”(Transfer fee)的为数不少的佣金,而席位的行情也分买盘和卖盘,不尽相同。交易所总是有空下来的席位出售。

1979年夏天,一个席位的买盘价约为8.5万美元,卖盘价则约为9万美元。这意味着我大约可以用9万美元买到一个席位,另外还要加上2500美元的过户费,不过首先我得先注册成为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认可的合格交易商,并上过美国证交所一堂如何操作期权的课程。到了6月底时,我已经赚到了10万美元,终于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准备行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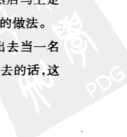
这时,我迫不及待想要从哈顿公司辞职。在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当中,我把工作设定在“定速巡航”的状态,要秘书挡掉所有电话,躲在办公室里,关上门,打开报价器,然后开始交易。我一天中曾经执行过3到6笔交易。

在办公室里装一部即时报价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是哈顿公司里唯一拥有个人报价机的证券分析师,这部报价机是我在1977年跳槽到哈顿时和他们谈的条件之一。在我最早的几份工作中,整个研究部只有一部报价机,而且还设在大厅里。我总是不断地走过去看那部机器,老板们看到我一直站在大厅里看报价,便开始怀疑我到底在搞什么鬼。我很久以前就了解了华尔街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如果想要增加收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跳槽。

华尔街老板们的定律就是薪水付得越少越好,只要能够把你勉强留下来就可以了。但当别的公司需要你时,会提出更高的薪水作为条件,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你换工作的唯一理由。我受到哈顿公司的机构研究部门负责人丹·墨菲的青睐时,觉得可以向他提一个要求:在我的办公室里装上一部报价机。就这样,我可以在别人不知情的状况下,随时掌握市场行情。

现在,我打算从哈顿辞职了。我觉得要去告诉墨菲自己想要辞职的最好时机是周一的早晨,一周和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7月9日,周一的早晨来做这件事。按照别人通常的做法,我会直接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然后马上走出去。这是人们在华尔街的办事方式,但是老婆建议我采取一个不同的做法。

“向墨菲实话实说,阐明你的计划,让他知道你不是跳槽,只是想出去当一名操盘手,经营自己的资金,他会尊重你的想法的。如果有一天你还得回去的话,这也算是留下了一条后路。”



所以，当我进去见墨菲时，我对他说：“非常感谢你在哈顿对我的关照，但是我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我九年半以来一直担任证券分析师，去年刚刚结婚，希望建立一个家庭，再也不想到处做商务旅行了，这不是我想要过的日子。我一直想成为一名企业家，自己当老板，所以现在，我打算做一名操盘手。”

墨菲起身关上办公室的门。由于刚刚才有两名证券分析师跳槽到其他公司，所以现在公司内部的情况相当微妙。“好吧，”他说，“但是你得帮我个忙，请你暂时保密，因为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找新的分析师。如果你现在就向外宣布你要辞职的话，同事们会觉得这个部门好像快散伙了。”

我答应墨菲，甚至还继续替他出了几趟商务差。我们安排了一个到费城的行程，分别到6个不同的公司做六场商务访问，其中一场在上午9:00，一场在上午10:30，一场午餐会，一场在下午2:00，一场在下午3:30，最后一场在下午4:30，然后赶搭快速火车回纽约。我痛恨这种行程，但是墨菲说：“请你帮我这个忙，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吧！”

在我辞职那天，发生了一件前所未闻、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在辞职后的六个月内，墨菲仍为我在公司留有一间办公室。在华尔街，通常当你告知老板自己想要辞职时，他们会马上封锁你的所有档案，检查你的公文包，恨不得把你抓起来做个“直肠检查”，看你的是否藏了公司的东西，然后由保安“送”出大门。但是由于这次，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出外打拼自己的事业，所以我觉得自己走得像个英雄。

我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拟定出了一套适合个人风格的操作方法，让佐尔纳成为我的导师兼顾问，并通过交易赚取了10万美元。我在美国证交所买了一个会员席位，离开了哈顿公司，正式成为一名操盘手了。

在1979年8月13日，周一的早晨，我驻足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入口处，深深吸了一口气，拿出了会员胸卡，然后走进那扇写着“会员专用”的大门。我准备好了，该小试牛刀、展翅高飞了！

## || 心法2 积累资金，先求保本 ||

我喜欢幻想回到过去某个历史时期，想象自己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会怎样。比如，我幻想过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生活在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我也幻想过自己是一名在“淘金热”中涌向西部的拓荒者，生活在19世纪的西部拓荒时期，在寻找食品和工具<sup>①</sup>，然后去加利福尼亚淘金。

1979年我开始自主创业，就一直在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中打拼。我需要10万美元做营运资本。从心理层面上讲，除非我确定能赚到六位数以上的利润，否则，我会认为自己不具备自主创业的能力。其实我应该确立更高的资金标准，但是我非常急着要出外闯荡，而10万美元是我预计要达到获利目标所需的最少营运资本了。如果你要以交易维持生计，一定要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以足够的资金开始投入交易，才能应付得了日常生活开销。足够的资金也可以让你以相当的规模从事交易，并且使你持续保持获利。

如果你另外还有一份正式工作，就不需要为生活开销另做准备，但仍然要有足够的资本来让自己有机会成功，并以一个自己感到适当的规模从事交易。想要控制你的交易行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经纪商那里开设一个专用于交易的账户，千万不要把超过你能承受亏损的过多资金放进这个账户里。我无法告诉你该投入多少，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决定，但不论金额多少，你投入的资金不应超过自己能够承受的亏损额，这是底线。万一你真的把这笔资金输光，也要有放弃的心理准备。

在自主创业之前，你一定要能够完全控制自尊心，并且了解“获取利润”远比“决定正确”重要。在你准备通过金融交易维持生计前，必须通过活跃的交易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并测试操作方法。这意味着我必须不断地用营运资本积极交易。如果我可以透过交易累积10万美元，就表明自己已经拟定出一套可以成功的方法。

我不认为借钱充作营运资本是正确的决定。戒赌中心里多的是借钱当赌本的人。没错，我是向老婆的兄弟们借了5万美元，但那些只是备用资金，而且我下定决心绝不动用，事实上，我也从没动用过。对我来说，那5万美元就像小飞象丹波<sup>④</sup>的羽毛一般，只是用来做飞行时心理上的保障，一旦需要用到它时，就表明我已经失败了。而我绝对不能失败，至少这次不能。

赚到10万美元是一回事，要把它保住可又是另一回事了，所谓“打江山易，坐江山难”。老婆和我放弃了享受、全力储蓄，使我可以顺利创业，我因而深深体会到监管资金的重要性。让营运资本在交易过程中持续增长，需要极大的自律，而且，如果你能在打下山之后坐稳江山，你通常就会获得成功。优秀的操盘手每天都可能盈利或亏损数千美元，通常会给人一种“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的印象。这并不全是，我们就不以赚钱为喜，也不以赔钱为悲，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视金钱为“粪土”。

杰克·施瓦格在他的大作《金融怪杰》(Market Wizards)一书中提到的最有趣

的一个观点就是，几乎每一个他曾采访过的操盘手，都会提到自己曾经如何经历失败，但最后终于成为市场赢家。你的营运资本一定要多到让你有足够的时间迈向成功，并且多到足以不会让你在的一笔交易后就被淘汰出局。我刚开始在美国证交所操作时，几个小时之内便输掉了营运资本的10%，但因为营运资本够多，而且我的止损点也够接近，所以我在市场转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前，并没有清空头寸。

此外，我是一个专打一垒安打<sup>⑤</sup>的人，我不期望击出全垒打<sup>⑥</sup>。我的交易风格就是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积小胜为大胜，而不是一定要赶上某一大行情，因此我的营运资本并不需要像那些总想把球击往外野围墙的人那么高。

正如那些在淘金热中涌向加州、占下土地和财富的人一样，最有机会致富的操盘手，是那些能够靠自己赚到营运资本的人。

#### 注 释：

① 《巴伦周刊》(Barron's)，创刊于1921年，发行量超过30万份。作为专业财经周刊，《巴伦周刊》以帮助美国专业及机构投资者把握金融市场发展方向为宗旨，以准确的判断和透彻的分析为特色。作为道琼斯旗下的一份杂志，《巴伦周刊》以对前景的尖锐评估和对股票市场的调查报告而闻名。

② 从事抢帽子行为的人，在股市中称为帽客。抢帽子是股市上的一种投机性行为。在股市上，投机者当天先低价购进预计股价要上涨的股票，然后待股价上涨到某一价位时，当天再卖出所买进的股票，以获取差额利润。或者在当天先卖出手中持有的预计要下跌的股票，然后待股价下跌至某一价位时，再以低价买进所卖出的股票，从而获取差额利润。

③ 食品和工具(grubstake)，美国人在西部拓荒的时候，往往会找一些会给他们提供食品和工具的人，这样可以使他们有能力开始他们的计划。现在，这个名词已经演变成开创新的企业、投资等所提供的资金或贷款。本文是指营运资本。

④ 在迪斯尼电影《小飞象丹波》(Dumbo, Walt Disney Productions, 1941)中，小象丹波真的会飞，但他自己不相信，他在身上系了羽毛，把全部信任都放在羽毛上，他认为羽毛能带给他飞行的本领，但当发现羽毛飘走时，他被迫求助于自身的能力。

⑤ 一垒安打，是棒球术语安打的一种，就是击出安打后击球员成功上一垒的情况。

⑥ 棒球运动中，全垒打是一种打者可环绕所有垒包一周的安打。除了打者跑到终点本垒时，可自力得到一分之外，所有已经在垒包上的跑者每人皆可得到一分。

# 在赌博中成长

## 市场如赌场

我挥汗如雨，抬头看着墙上的报价屏，检查我的头寸状况。我受够了，得清空它，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会把一切都输光，所有努力的成果都将化为泡影，我会把一切搞砸。每个人都会站在我的四周，不断地叫喊：“来啊！马丁，别放弃这个大好机会！”“是啊，来试试吧！出击吧。”“对了，马丁，别站在那儿发呆！”“采取行动吧，你这个懦夫、懦夫！……”

我一刻也不愿再等。我已经准备好了，看着尤基那张又肥、又黑，上面有个大鼻子的意大利人面孔，我向他打出手势。拥挤的人群逼使尤基的身体左右摇摆，一下子被挤下过道，然后又斜靠在墙上。我在空中挥舞着拳头，清空了我的头寸，控制权再度回到手中。

### 天生的赌徒

我最初接触赌博，是从小时候和别人交换棒球明星卡开始的。每逢周六的早晨，我会把脚踏车骑出来，然后在附近收集汽水瓶，一个 12 盎司的瓶子值 2 美分，而一个 32 盎司的则值 5 美分。到了中午就有价值 40 到 50 美分的瓶子在我的小车上叮当作响，在 1953 年，这对孩子来说可算是一大笔钱。我会把瓶子拿到

街上的杂货店，换取一包包的棒球明星卡。

每一包卡片要花5美分，里面装有5张棒球明星卡片。我扯开其中一包，丢掉里面的口香糖。没有人会去吃那个口香糖，它硬得像制皮鞋用的牛皮，味道像是墙上的壁纸一样，只有很小的小孩子才会笨到去吃它。接下来，我会把卡片外面一层粉红色的包装纸拿掉，仔细检查每张卡片，找出我已经拥有的，期待着能找到一张曼多或是利兹托的卡片，同时又祈祷不要拿到像匹兹堡海盗队和华盛顿参议员队（华盛顿：“战争第一，和平第一，美国联盟倒数第一”）那些烂队球员的卡片。最后，我和朋友会找个地方对着墙壁交换卡片。

**想要成为赢家，必须严格遵守规则、果断采取行动。**

从10岁开始，我已经可以靠铲雪来打工了。冬天时暴风雪会从加拿大蒙特利尔直吹而下，学校因此停课，而我则抓着铁铲出门。我会铲一个早上的雪，每条人行道收费1美元，每条车道收费2.5美元。那是很吃力的工作，而且常常当我以为完工时，铲雪车一经过，又把雪给推回原位。我不断努力铲雪，到中午时，口袋里大概就有七八美元了，这在当时可真是一大笔钱。铲完雪后我会直冲到艾迪·科恩家的地下室去玩牌。我们通常玩一种名叫“大逆转”的玩法，有时候一个下午玩下来可以赢10或12美元，这比起铲雪来说当然好多了！

15岁时，我们改成玩扑克牌了。周六早晨，我会跑去当外公的球童，虽然外公的高尔夫球打得并不高明，但小费给得很大方。他会递给我一张10美元钞票，这在1960年时可是一大笔钱。然后我还是会直奔科恩家的地下室，和几个老哥们儿见面。其中一个家伙是托尼，他的父亲在西纽海文市经营一家汽水公司。我喜欢和托尼玩牌，因为他身上总带着很多钱。他的父亲开一部凯迪拉克轿车，而且是木桥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但托尼显然不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永远搞不清“不要拆掉对子来凑顺子”这个基本原则。通过玩牌赢托尼，我尝到不少乐趣，因为当我和比自己有钱的人对抗时，总会激荡着一种亢奋的情绪。

我爸妈似乎对我的赌博行为不怎么管，可能是因为我从中赢了不少，但当我的外公知道我用他的钱做赌资时，他简直气疯了。他向我妈妈抱怨道：“你怎么可以让他去玩牌，还赌成这样子呢？要是他染上了赌瘾，这辈子就毁了！”

我的确沉迷于赌博，但我不会毁了自己这辈子。我跑到阿奎达跑马场去赌马。一拿到汽车驾照，我就每次带50美元开车到那里去，试着在回家时能赢个100美元或更多。大多数时候，我的确办到了。跟玩牌一样，我发现自己对赌马也很有一套。而且我到赛马场是纯粹“做生意”，不是去吃喝玩乐，也不是去交一些酒肉朋友，而是去赚钱的。



我观察马的跑姿，研究训练师、把骑师的状况列出表格来细细对照，并深入调查马场里跑道的状况。我会注意马匹的血统是否纯正，以及最近一次比赛的结果如何，希望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我会翻阅《赛马日报》(Daily Racing Form)的评级报告，来衡量哪一匹马、在哪天的哪一场比赛中极有可能胜出。我也计算每匹马的速度，用来决定要怎么下注。最后，我会细看赌金计算器的显示板，找出其中异乎寻常的状况，确认下注的机会，等到最后一分钟然后下注。

我喜欢阿奎达跑马场，那里环境清洁、绿草如茵、马匹优良，而且没有人会在意我老爸的烂工作、我的犹太后裔身份，或是我没有钱加入木桥乡村俱乐部的事。如果有人想进入阿奎达跑马场的俱乐部会馆，只需要多付点钱就行了。

**比其他玩家知道得更多，是成为赢家的关键所在。**

读大学时，我下课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跑到赛马场，我通常独来独往。在1963年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并没有太多学生赌马。周五的足球训练结束后，我会徒步走到位于校园书店旁的车站，搭上巴士，直接赶往位于新罕布什尔州辛斯代勒市的小型跑马场。当巴士经过美丽的新英格兰区农场时，我望着窗外秋天的树木，心中想着如果我将来能拥有一个长着黄橙枫树、盖着暗红色谷仓、围着白色篱笆、种满绿色牧草的农场，并且养着属于自己的好马，该有多好！在夜晚的归途中，我会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座位上，数着赢来的钱，感觉自己像是个大赢家。

**敢于梦想。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在哪里，而是你将往何处去。**

或者就像我祖父最爱唱的那句歌词，“如果连梦都没有，哪来的梦想成真”。

## 欧洲赌博之旅

1967年夏天，我爸妈给了我1000美元赴欧洲旅行，五年前我哥哥从雪城大学毕业时，父母也给了他那么多的一笔钱。这趟旅行是和我大学时期的室友拉瑞·林肯和他的弟弟史蒂夫一起去的。我们安排了长达11周，从六月中一直玩到八月底的行程。父母认为这可以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商学院的课程开始前去吸收一些欧陆文化。

当拉瑞和史蒂夫在博物馆和大教堂游览之际，我却在各大赌场痛快地赌钱。这些赌场都是相当古老而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有着拱形屋顶、水晶吊灯、天鹅绒厚窗帘，里面的人都穿着正装，打着领带。我最喜欢的赌场位于法国的迪翁。当我们呆在日内瓦时，我开着拉瑞和史蒂夫的老爸要他们买了带回美国的奔驰轿

车，穿过瑞士边界直奔迪翁。

我记得要通过边界时，我拿出护照以及驾照。边界的守卫问我：“先生，你准备到法国做什么呀？”

“好好赌几把。”我回答。

“啊！那祝你好运啦！先生。”

“谢谢你的好意。”我说不了太多，谁叫我实在不怎么会讲法语呢。

我从远处看到了灯光，然后开着那部奔驰停在赌场前，觉得自己好像007系列电影《皇家赌场》里的詹姆斯·邦德。像邦德一样，我使用复杂的级数系统来赌轮盘。我等着轮盘出现连续四或五次黑色，四或五次红色或其他颜色。我会站在桌旁把结果登记下来。我并不认为轮盘赌博里的结果完全随机，或每个颜色出现的几率是确定的，我要找出它的规律。在从中找出某种规律之前，我不喜欢拿钱下注，谁知道那天晚上会不会有哪部轮盘机出现偏差？

在欧洲待了10天后，我赢的钱已经比花的钱还要多了。这真令人兴奋，我开始希望能从赌博当中赢到足够的钱，让我在假期结束时能把父母给我的1000美元还给他们，我想这一定棒极了。

我们在欧洲大陆游玩期间，我一直在赢钱，但当我们到达行程中的最后一站伦敦时，我太急着要进赌场玩，竟然连休息都顾不上。在赌博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就像参加赛跑一样，你如果没有把体能调整到最佳状况，注定会输。但是当我们从盖特威克上岸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所能找得到的第一家赌场去赌个痛快。

那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当我找到一家赌场时，那个地方几乎像一片荒原。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伦敦地区的赌场都要很晚才开始营业。我想去玩掷骰子，想和其他玩家赌。但是现场并没有其他赌客可以一起玩，所以我左手和右手赌。我自己曾设定了一个严格的规则，限制自己不能让同一个玩家连续赢我两次，如果发生这种状况时，我就立即收手，等待下一个玩家出现再上场。但在这里，下一个玩家就是我自己。我当时一定是神智不清了，在对手是自己的状况下连赢了七场。“太厉害了！”赌场经理赞叹地说，“没看过有人像你这样赌骰子。”

当天晚上回到旅馆房间后，我写道：

1967年8月18日。今天晚上，我希望能从这个“学费”高昂的一课中学到一些东西，而且从金钱的角度看，我希望自己所学到的能比所付出的代价多一些。今天晚上，我赌输了400美元，这对一个比我大的人来说都不算是一笔小数目，对我这样一个刚满22岁、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来说，更是巨额损失。我在自己尚未

平静下来的时候写这篇日记，希望今天晚上我所学到的东西，让自己设定下今后一生中都不可打破的戒律：

1. 绝不再用太大的金额下赌注。靠努力工作来赚钱，自己再也不要妄想捞那种不劳而获的钱，因为世界上压根没这么好的事。

2. 绝不在度假期间做大金额的赌博。如果真的忍不住的话，也只能拿一些小钱来赌，而且如果缺乏自律，就不要带太多钱出门。事实上，只能带自己输得起的钱去赌场，而这笔钱的金额也应该非常小。

3. 拿大把钞票投入赌场或赛马是件很荒唐的事。以后只要拿小小的赌资当做一时的消遣，怡怡情就好了。

今晚吸取到的教训将在日后显现出真正的价值。牢记今晚的教训，未来就可以证明我付出的代价到底是昂贵还是便宜。该是让自己不再进行这种疯狂举动的时候了，我该回到从前相信努力工作才是追求成功和快乐的信念中。我只应该从有成效的工作里得到满足。我必须及时吸取教训，以免形成大患。

为帮助自己消除个性中的弱点，我认为必须在就读商学院期间加倍用功，以减轻这种好赌的习性。

当然，我写的这些都是屁话。我才不想放弃赌博呢！第二天我就重回赌桌了。而且在我离开伦敦之前，还赢回了不少先前输掉的钱，只不过，最后剩下的钱并不够还给父母的1000美元。

不要打击自己的信心。如果拥有一个有效计划，就坚持到底！

## 拉斯维加斯就是天堂

里奇把我带到另一个层次。1970年的冬天，当时我刚从商学院毕业并且开始为库恩·洛恩公司工作，我也从位于纽海文的陆战队的运输补给部，调到布鲁克林的俄罗斯侦察部。里奇是我所属单位招募而来的兵，他简直可说嗜赌成性。由于当时在布鲁克林实在没有什么俄罗斯人好侦察，所以我们把部分空闲的时间都用来玩牌，并讨论有关赌博的话题。

有一次，我们在加州彭德顿进行为期两周的训练时，有一整个周末没事干，里奇就对我说：“中尉，你想去拉斯维加斯吗？”

我从来没去过，所以很自然回答说：“当然好啦，你这个傻瓜！”

很自然地，单位中的大部分人都和我一起开车到洛杉矶，然后搭乘飞机到拉斯维加斯去。那时是8月初，天气仍然十分炎热，而且沙漠中不时会吹起沙尘暴。

我们像小猫一样被塞在一个像烘干机似的小飞机上，驾驶员甚至不确定我们是否能顺利降落。他总共试了三次才成功，我当时还以为我们真的会机毁人亡呢！当我们终于走进金沙饭店时，我看到了老虎机、牌桌、饮料、食物、招待小姐，以及各种赌具，立马感觉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

我们住进饭店时，服务员说：“你们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服务台。我的意思是，如果需要‘任何’服务，只要打电话给我们就行了。”我还没打几通电话要求服务，拉斯维加斯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我最喜爱的地方了。我下楼赌博，回到房间，打电话给服务台，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度下楼，继续赌博。对一个拥有不错工作的单身汉来说，拉斯维加斯简直是天堂。

从那时开始，我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到拉斯维加斯玩一趟。我曾与总部设在西岸的一些公司来往密切，因此开发了一条旅行路线：每逢周三晚上，我会从纽约飞到盐湖城，周四整天都和公司高管洽谈。周四傍晚飞到拉斯维加斯，住进凯撒宫饭店，然后尽兴赌博。周五一大早，我又飞到凤凰城访问几家公司，然后傍晚又回到凯撒宫。整个周末我都在赌桌上度过，最后在周日晚上红着双眼回到纽约。周一一早回到办公室去写出差报告，并向同事吹嘘我在赌桌上的战果。

对一个纯粹的赌徒而言，拉斯维加斯就是天堂。

## 我还赌球和赌马

同年秋天，我们在布鲁克林的部队开了一次会，里奇要我帮他鉴定足球明星卡，他说他想打电话给他的马票商（以赌马和开赌盘为生的人）卡迈因。我说：“真巧！我也想要找一个马票商和我合作。”

马票商是不随便与人见面的，得有人做担保才行，所以里奇就帮我和卡迈因安排了一次面谈。我们在位于扬克斯市的阿瓜维特餐厅见面。卡迈因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行为鬼祟的西西里人，他的领子拉得高高的，帽檐压得低低的，而且还会不停回头张望。我大概看起来不像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了，因为刚一见面，卡迈因就开始和我说起话来。例如想要下注 500 美元就用“5 美分”为暗语，而“10 美分”代表投注 1000 美元。他给我留了几个电话号码，让我在需要的时候能找人下注，最后他对我说：“马丁，你需要一个代号，就叫你枫树好了。”

自此我的代号就是枫树，我也喜欢这个代号。我会在周日的早晨出门找一部公共电话，拉高衣领、压低帽檐，贼头贼脑地四处张望，然后打电话给卡迈因。“我是枫树，”我对着电话小声道，“巨人队的赌盘如何？底特律超过 8.5 分吗？好，我

喜欢这个赌盘，帮我在狮子队上面买个5美分(500美元)。”

卡迈因不接受支票或信用卡，只收现金，所以我开始在公寓里找一个好地方藏钱，所有赌徒都有自己怪异的藏钱地点。我终于选定了一本我在读商学院时买的、有关联邦税制的书作为藏钱的地方。我发觉那本书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而且我喜欢把赌资藏在本书中的反讽意味。

枫树在橄榄球方面赌得还算顺利，但在篮球赛季中有点失控。如果枫树当时曾经找过精神科医生的话，他也许会知道赌博可能是一种和异性建立稳定关系的替代品。枫树的社交状况变得越糟，就越有进场赌博的渴望，而1972年年年初，他不但没有与异性建立稳定的关系，还处于不断输钱的状态，情况更加糟糕。

我曾经在佛蒙特州的糖枫林参加一个滑雪俱乐部，但还是没有办法借此与异性建立什么特别的关系，到2月初，我已经在卡迈因那里输了2000美元，这对我来说可谓一大笔钱。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正开车往滑雪俱乐部去，那时我已经差不多要宣告破产了。在那周稍早时，我曾经南下到路易斯维尔，和一家公司的总裁面谈。

卡迈因有一种很奇特的赌法，叫做“如果反转就加倍”(Double if-then reversal)赌法。在这种赌法里，你可以在四种结果中任何一种出现的时候赢钱，就有机会以500美元赢得4000美元。我一直用自己记录赛马、骑师，以及轮盘的方法来记录美国大学篮球赛的比赛结果。

那一赛季接近尾声时，我已经很清楚谁会赢得各场胜利，谁会赢得连续胜利，或者谁只会赢得主场胜利。我挑出四场比赛来玩这种“如果反转就加倍”的赌法。我在第四场比赛赌路易斯维尔队会赢曼菲斯队3.5分。因为我在路易斯维尔期间，每个人都在谈论红衣主教队，而我对路易斯维尔队的感觉也很棒，所以我打电话给卡迈因下注。

周六下午到晚上，我开着我的TR6跑车<sup>①</sup>围着山路兜风，调整收音机的频道，听一听比赛结果。当时正在下雪，我的手都快冻僵了，静电严重干扰收听效果，但过了午夜后，我很确定我赢了第一场和第三场比赛的赌局。只要路易斯维尔队能赢4分，我就能摆脱困境，大赚一笔。我好像听到中场休息前路易斯维尔队落后11分，或者7分，但不管他们落后多少，听来似乎都不太妙。

我快要发疯了，我必须知道路易斯维尔队有没有后来居上取得胜利。时间已经是清晨一点，我还把车停在滑雪俱乐部的屋外，在车里调整着收音机。我收听到盐湖城摩门教堂的唱诗班歌声、魁北克的冰上曲棍球比赛比分、伏特沃斯的牲口价格以及拉斯维加斯的拳击比赛结果，但就是没有听到有关路易斯维尔队或

曼非斯队球赛结果的报道。除了我以外，别人都在俱乐部里参加舞会，怪不得我没有办法和异性发展稳定的关系了。

凌晨两点，车里的汽油都快烧光了。我放弃希望回屋里睡觉。

第二天早上，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去滑雪了。我把汽车开进城里，买了一份《纽约时报》来看，结果让我大喜过望，路易斯维尔队最后绝地大反攻，从落后 15 分急起直追，最后以 75 比 71 赢得比赛。

我赢了这场赌局，赢了 4000 美元！完全摆脱了困境！

回到城里，我立刻打电话给卡迈因，问他该约在哪里见面付钱。通常每周的赌局在周日结束后，赌金支付日是下个周二。卡迈因告诉我，他那天下班后会在第 86 号街和第 3 号街的路口和我碰面，正好在电影院的门前。要去拿 4000 美元现金，我真的感到很紧张。在那个时候的纽约街头，有很多人会为了抢劫 40 美元而割断别人的咽喉。我不敢想象歹徒面对 4000 美元会对我做些什么。

当时《教父》这部电影刚刚上映，排队买票的长龙绕过了街角。

当卡迈因拉高衣领、压低帽檐走过来时，我正站在影院的屋檐下。他从排队的人群中挤过来，塞了 40 张百元大钞在我的手里。每个人都盯着我们看。我正好站在大幅电影海报旁，从一个马票商手中接过一大叠现金。我开始设想，在我到家前，会突然冒出一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来抢劫我，甚至取了我的小命。我禁不住汗流浹背，直到把那 4000 美元放进联邦税制的书中时才安下心来。

高明的赌博会使他们的赌注保持平衡。你得过得比经纪商或马票商更好才行。

里奇有一个朋友叫比利，他是在赫兹公司工作的一名经纪人。比利总喜欢搞一些花样，1971 年 8 月，我们三个人开车到萨拉托加去玩。比利说他认识一个自称可以控制比赛结果的赛马训练师。我怀疑这只是传闻，但是，大体上不论你是赌马还是在市场上交易，其实都一样，每个人都梦想自己能未卜先知。我说：“比利，如果那个家伙有什么动作的话，让我知道一下。”

到了下个月我们碰面时，里奇把我拉到一旁，“比利说他的朋友又透露了内幕消息：有一匹马周四会在阿奎达跑马场跑第 6 场比赛，它的名字叫‘我的旋律’，他说赌这匹马稳赢。你要一起来赌一把吗？”

“这当然好啦！”

周一，我前往银行取出 1000 美元，然后把它夹在书里。周二，我告诉秘书乔安尼，周四下午我有场重要的会议，所以不要再帮我安排其他行程。周三，我买了一份《每日赛马报导》，并欣喜地发现“我的旋律”的赔率竟然是四比一，但在周四

的早晨，我接到里奇打来的电话。“算了吧！”他告诉我，“我们玩不成了，那匹马刚刚受伤了。”

接下来的周一 是航海家哥伦布纪念日<sup>②</sup>，尽管银行都还没有开门，市场还是照常开盘，所以我还是进了办公室。我正准备出门吃午餐时，电话铃声响起。是里奇打来的。“我们又可以进场玩了。比利刚才听说我们的马要在第四场比赛时出赛。我们得马上赶到赛马场才行。但是有个麻烦。银行都没有开门，所以我们根本取不出钱。你手上有现金吗？”

“有啊，大约 1000 美元吧！但我把钱放在家里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拿过来。”

“把钱全部拿来，如果有更多的话也一起拿过来吧！我们下午一点钟在比利的办公室等你。”

这个赌马的机会又回来了。我打电话给哥哥杰瑞，问他手上有更多现金，结果他也想赌一把。我告诉他：“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在地铁站见面，往城郊方向的月台。”我赶紧抓起西装外套，告诉乔安妮：“我现在要赶去开上周四被取消的那场会议。很重要。如果有人找我，告诉他们我会在三点半左右回来。”

我下楼跑到地铁站，搭上了往城郊的列车。我在 42 号街那站下车，和杰瑞碰了面，向他拿了 100 美元，然后又跳上地铁。我在 77 号街那站下车，跑步到自己的公寓，从书里取出 1000 美元，再跑回地铁站，搭车回到第 59 号街下车。我的手表指向 1:05。赫兹公司的办公室就在 59 号街和派克大街的转角上。里奇和比利正在大门外的阶梯上等我。

比利问我：“你拿到钱了吗？”

我掏出那叠钞票给他看，随后我们跳上一部出租车。我丢了 20 美元给司机，吩咐他：“到阿奎达跑马场，请开快点！”

我们赶到赛马场时，第三场比赛刚结束。我借给里奇和比利 300 美元，然后自己在“我的旋律”身上下了 800 美元的赌注。那场比赛是我所看过最棒的一场。“我的旋律”以两个半马身的距离赢得了比赛，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停地大声叫嚷、尖叫，互相拍着彼此的背，上下跳个不停。我赢了 2800 美元。这是我第一次靠内幕消息赢钱，更让我觉得胜利的滋味格外甜美。

里奇和比利还要留下来接着下注，而我还得赶回办公室。我拿出一个 25 美分的硬币，漫步走向地铁站。这时，我看到场外的车道上停满了一排加长型豪华轿车，心想，“慢着，你刚刚才赢了 2800 美元。口袋里还有超过 4100 美元的现金，搭什么鬼地铁？何不犒劳一下自己？”我花了 50 美元，为自己雇了一辆豪华轿车，然后愉快、风光地坐车回到办公室。

无论结果如何，人人都想未卜先知。

## 天堂岛觉醒

1972年，我发现从纽约乘飞机只需两个半小时，再付个几块钱过桥费就可以抵达天堂岛(Paradise Island)，它位于拿骚群岛。天堂岛简直融阿奎达跑马场、迪翁和拉斯维加斯于一体。这里有着相当多的林荫和小溪，许多西装革履的欧洲人来此旅游，同时也有很多好玩的活动。但与拉斯维加斯不同的是，天堂岛并非单身汉的“天堂”，去那里的人大多是成双成对的。由于我从来都没和任何一位长相较好的异性约会过，所以在我结婚之前，去天堂岛玩的次数就远低于拉斯维加斯。

后来我认识了奥黛丽。当我们讨论去哪里度蜜月时，我心中除了天堂岛外，别无其他选择。1978年3月26日，我们在纽约度过了新婚之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上前往拿骚的班机。我在劳斯饭店订了一间面向大海的蜜月套房。中午时分，我们住进饭店，当老婆打开行李时，我已经抓起电话开始和贝尔斯登的经纪人连上了线。即使是度蜜月，我也不忘继续赚钱。

那里的赌场在下午1:00开始营业，所以在12:55时我打完了电话，然后欢呼一声：“老婆，该是我们欢度快乐时光的时候了！”

“我马上就出来。”她在浴室里柔声回应。

我看了看手表，“好吧！快点吧！甜心。我现在可正在兴头上呢！”

浴室门打开了，老婆穿着一件薄纱睡衣站在门口，左手拿瓶香槟，右手拿盒草莓巧克力。

“嘿，你在干什么？”我惊讶地说，“你干嘛穿成这样？赌场在一点整就开始营业了。我们不抓紧时间，就玩不了几把了。”

老婆的脸色马上晴转多云，她转身走向浴室，放下巧克力和香槟，把门锁起来。她想象中那个罗曼蒂克的天堂岛蜜月之旅，刚刚被我给搞得兴致全无了。她现在才发觉，她所嫁的那个浑小子心里所谓的享乐，只不过是跑去赌场赢钱而已，根本不在乎新婚妻子的感受。

**做事要考虑优先顺序。**

我已不再经常去玩牌、赌马，或者去赌场豪赌了。老婆和我在1978年的夏天制订了“计划”以后，我把自己的兴趣从赌场转移到股票、期权以及期货市场上。但是我并没有忘记自己在科恩家的地下室、阿奎达跑马场、辛斯代勒、欧洲、拉斯



维加斯、阿瓜维持餐厅，以及天堂岛那里学到的种种经验与教训。

股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全新的金融工具，操作行为也渐渐从交易场转移到电脑系统，同时，越来越多的操盘手在一些名牌大学学习，比如哈佛、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巴黎大学，以及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学历固然重要，但是，在交易场开盘钟响起时，即使交易员拥有世界所有名校的学位，仍然是不够的，我从许多向我寻求建议的年轻人身上看出这一点。除非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否则，就无法遵守操作纪律，无法在关键时刻敢于果断出手，也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赢家。

一个伟大的操盘手，一定也是懂得如何赌博的人。

### 心法3 戒除赌性，自律投资

操作期货和在赌桌上掷骰子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对于一个想要成功的操盘手来说，磨炼严格遵守操作纪律的最好地方，就是拉斯维加斯。没有人能持续在拉斯维加斯赢钱，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个好手，可以在一定的时间段里赢钱，并且减少亏损，那样，倒是有办法使自己每一回都其乐融融地玩，不至于败兴而归。

但这必须是在你能够自律的状况下才行。赌场都希望你靠勇气和直觉来赌，不希望你用头脑和智慧来赌，而且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打断和分散你的注意力。他们提供无限制的酒精类饮料，衣着暴露、举止放荡的女人，并且还有无止尽的娱乐，一天24小时，每周7天，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我最喜欢的赌法是掷骰子。这与在交易场中做交易非常相似——节奏快、噪声大、人群挤，而且流动的现金量大。12个玩家斜靠在赌桌旁看着每一掷，急着要分辨出谁是赢家。庄家开始掷骰子时，筹码在桌上飞舞，人群会向前挤得更紧，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很沉重，呼吸声也更大。这种感觉，与我在交易场里站在七仔、弗兰尼和肥麦克的身旁一样。

我是一个总是和庄家对赌的玩家。不论你是否和庄家对赌，获胜的几率其实都是相同的，但大部分的人都下注庄家会赢。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希望和那些身着蓝色休闲衫、胸前挂一块大金牌的乡巴佬，或是穿着亮片迷你裙、总在掷骰子前往手里吐一口唾沫的胖女人等这些人伍。每次我都希望他们都掷得很糟，这样我才能赢钱。因此，基本上每个参加这种赌博的人，甚至包括那些靠赢钱者打赏的赌场职员，都很讨厌我，不过我根本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不管是在

骰子赌桌上或是在交易场里，输家总是会痛恨赢家的。

在拉斯维加斯参加掷骰子赌博，让我学到三条对金融操作绝对重要的规则：

### 第一，把自尊心与赌博游戏或操作行为彻底分开。

绝不带着情绪操作。当你和别的赌客对赌时，不应该把事情个人化，而应该对事不对人。如果你让自尊心融入赌局，可能会在乡巴佬赢了几盘后把赌注加倍，或是当穿着亮片裙的胖女人掷不好时降低赌注。我发现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必定会把事情搞砸。你必须完全不做任何情绪性的反应。

### 第二，管好你的资金。

每次我一进赌场，就先到兑币处前，租一个保险箱来放我的钱。我把大部分钱都放在那里，身上只留几百块。如果手头上的钱输光了，我就得去打开保险箱再拿。而迫使自己去保险箱拿钱，可以使我暂时离开赌桌，自动中止一直输钱的差劲手气，同时也让我有时间轻松一下，思考下一步怎么做。这样做的效果就好像往自己脸上泼一盆冷水，使自己完全清醒过来，这对金融操作同样适用。把你的钱放在另外一个独立户头，除非你紧急把钱转过去，否则经纪人是无法动用的。如此一来，你就不会因为一时的情绪激动，而轻易地倾其所有，最终输得精光。

### 第三，在接二连三赢钱后换张赌桌。

你在过去一段时间中越是幸运，运气就越有可能马上消失。换张赌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手气一直都很顺的状况下更难。人类的天性会告诉你，如果在一张赌桌上赢了很多钱的话，就应该留在那里赚更多。但是，你真正要做的是，拿着刚刚赢到的钱，起身到兑币处，把多余的钱存起来，手上仍然只留下几百块钱。周期性地带着赢来的钱离桌，是你避免被赌场拖累的唯一办法。

之后，如果你还是觉得运气正旺，自己仍有足够的精力专注于赌博，而且还想玩的话，就换张桌子玩吧！如果你的状况真那么好，那还是可以继续赢钱的。

这些心理上的自律法则或许不能保证你成为市场中的大赢家，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毫无疑问，你会成为一个大输家。

#### 注 释：

① Triumph TR6 Sport，首现于1968年，TR6也被认为是最后一部能代表着Triumph品牌的跑车。

② 哥伦布日（Columbus Day）为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以纪念哥伦布于1492年首次登上美洲大陆。哥伦布日是美国于1792年首先发起纪念的。每年的这一天，美国大多数州都要举行庆祝游行、教堂礼拜和学校活动以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